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目錄

山東一

布政使

參政

史學　敖璠

任環　馮敏功

叅議

賈恪　張繼孟

劉甯

按察使

石渠

副使

周鑑　張孟兼

彭勗　鄭敬

李彬　　劉時敷
楊璡　　張嘉謨
李紀　　王燁
趙勳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刻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

山東一

布政使

山東左布政使萬公觀墓志銘　王直

公諱觀字經訓姓萬氏世爲南昌人南昌之族萬爲盛自五代以來多顯者公之曾祖德遜祖漢雄父偉皆不仕而皆以行誼重當時公自幼聰穎異常選爲邑庠生登永樂辛丑進士第　太宗文皇帝欲老其才而用之俾歸進學尋召爲福建道監察御史克謹憲度凡所治諸事無不當於理翕然稱爲賢御史

朝廷嘉之以所居官贈其父而封母李爲太孺人且
采及其妻未幾陞嚴州知府嚴之民雖稱易治而亦
有弗馴者七里瀧聚漁舟數百艘晝則漁夜則肆剽
竊行旅患之公乃下令凡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
自相守有所剽竊者必連坐能改過者俾安業如故
不期月皆化爲良善水行露宿無復有警郡中多大
山田少民貧公巡行勸課山有可耕者聽貧民耕墾
而俾富者助之民食以足郡學傾圮首出俸資率富
民新作焉諸縣學舍有弊者亦脩葺之增廣生員彩
白課勵學者亦爭奮以承公意由是衆於鄉會試於

禮部對策於　大廷中魁選者相繼而出爲顯官屬
先生祠久廢公復作之置像其中求其後人居守奉
祀事表飾義恤孤寡歲造段匹多於他郡則請計民
力爲準而減之遞運船多而過使少歲治船爲民病
則請減其半地少蠶桑而絲稅多民弗便請以銀代
輸猛虎爲害禱于神而虎斃居三載除弊興利無遺
者及考績來京師吏部以聞　詔賜誥命以寵之時
天下郡守拜賜者僅三人公爲首母太孺人無恙迎
至郡朝夕辛婦子備物敬養焉後以憂去郡人奔詣
上司乞留不果度公服除豫上章　闕下願復得公

爲父母銜發之民慕公者亦上章請之適有言平楊要劇邪非萬某不可　詔遂以公知平陽會連歲歉公私皆匱公篤於事神恤民歲屢有穫流亡未歸先是百工赴役京師者皆後期工部下有司遣人送之械繫如罪人有死於道者公憫焉後再遣時召而諭之曰爾以匠藝當赴役而自取譴累人以惡人待爾故械繫以苦之今我以善人待爾去爾桎械令自往爾能誠信奉令乎衆皆懽曰謹如教無一人敢後者堯祠旁公奏請新之芝生於棟或歸美於公公曰吾知修祠而已芝之非吾事也滿九年考績公卿交薦陞

山東右布政使下車七日即出視民獲野有蝗督有司捕之且虔禱于神蝗遂息齊民素健訟牒訴塡委公閱其尤者自治之餘以委理問計日疏決獄爲之清陞左布政使山東地連北京會有虜警民大恐公拊循慰諭日夜勞悴使且耕且守民賴以安然軍國百需皆趣辦其應務尤難未幾公遘疾猶勤事不懈踰兩月疾益甚貽書都御史洪公及諸同列曰觀不幸不得相與僇力報　國家諸公愼自愛洪公等聞之皆傷悼奔視問其所欲言公惟拱手曰永訣矣遂卒無一語及私景泰元年十月也享年六十四

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夏公寅傳

顧清

夏寅字時正後改字正夫華亭人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於學正統戊辰擢進士景泰初授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發爲文章淵閎典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軸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教以崇實學黜浮華爲本知人善鑒士經其甄拔者後多知名役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詠亭以風勵後學江西人至今稱之陞浙江右參政處州民有苦

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秋收來乃可貢檄至即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敬脩以來愛民節用有餘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乃可弘治戊申二月卒年六十六貞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交天辨自期待潛心當世開朝廷政令善否形于色或有億則不懌終日嘗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并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患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邪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自金四萬兩

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
告寅授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獲以
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
化作人才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韙之平
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
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謂人有三可惜此生不
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世以爲名言
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錄政監求游錄史詠等書並行
於世

山東右布政使陳公振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振字時起别號主靜世居鄞之半村祖諱均徵隱不仕考諱叙仁以公貴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謝氏封孺人公生而靜慧成童遊郡學有聲成化甲午領鄉薦辛丑登進士授知吳縣陞河南道監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遭父母及大母喪服闋復除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卿尋患風疾乞骸骨章已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公歷仕幾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室廬脩然䟽糲僅給家居足不踰戶閾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

如此者十有二年以正德庚辰二月二十日終于正寢為貝縣政平訟消門無私謁為御史綜理畿內馬政巡按江西山東皆著風采然不以語人親故莫得聞其詳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卑言而危行好勝者莫與之爭明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少假借于家于官裁如也而心迹不二始終不渝枝且嫉者無所投其隙逆瑾竊柄方而而下以事之京者多挽貸其門不行者希恩澤而賢者祈脫禍公起家[illegible]歷部貴無以幹謹冠其獨不往候之未有以發

[illegible]時復[illegible]隊雲南循撫[illegible]朱胄矢石折首獲醜[illegible]洗山清壁[illegible]無[illegible]而[illegible]且[illegible]須[illegible]得逆先馬鄉

山東右布政劉士奇

劉士奇者龍江人也字邦正舉進士主事刑部錦衣千戶陶淳枉法殺人言官請逮治不問士奇再請竟法之轉員外郎議禮與諸臣伏闕哭諫杖不死遷郎中山陝兩藩與有司訟奉命臨訊論如法出守梧州梧州有關之征軍儲委輸時有奇羨士奇不爲利民多竹舍失火延燒輒數十百家士奇患之表火道度數家障以崇墉災乃止任郡七年超拜廣西左叅政江西按察使有某甲者一家九人文致強盗幽囚數年士奇鞫而釋之右布政山東以病乞骸骨歸

士奇歿家無餘貲或傳士奇常欲市硯問其妻妻曰何不書清字與之杜門八年今

叅政王公發傳

陳 道

公諱發字士寧鳳陽府盱眙人父諱成甫母葛氏嘗元季隱處鄉閭間安貧履善用能免于亂世公生而岐嶷不凡稍長勵志問學不苟言動儼如成人我太祖高皇帝選天下俊秀儲太學公以通詩經預列既緣親老得告侍養之暇行業滋益用薦者拔縣學訓導教人多有成就連丁二親憂洪武二十九年改洛陽典史公持躬秉直不附段于權勢有中貴因事過邑欲有微求陵轢吏民頗急公諭以理法勿聽縻

得其私裝將檢盤之其人歛謝以去河南司寇者以
其才能薦乃陞滋陽知縣公益自砥礪勞心愛人如
不及時鄰邑有蝗爲災公齋戒禱天蝗不入境内
太宗皇帝御極之明年山東參政缺公疏公治狀遂
陞刑部郎中公執法平允獄無寃滯尋調儀曹被命
之江西督造海艘公嚴于統攝綜理有法用能集事
財費且減十之二三　上巡守北京將東宮監國公
一日當對稱旨每召見輙賜太官酒饌未幾陞陝西
布政司參政布政使宴僚佐用倡伎爲樂公止之
不可乘間而出已而事聞逮及于公與凡在坐者悉

繫京師法曹按治閭俄有　內批特宥公復任　東
駕召諭之曰汝第去我意汝無他頃爲　上前陳之
且其受知可謂深矣公在陝撫治民瘼弗亟催科以
秋粮後期左遷山西叅議滿九載始陞山東右叅政
時永樂二十年也公嘗督開運河濵岸有梁山泊者
在勝國時塋垣皆甃以巨石公悉取造梁莊諸閘共
事者初有難色公曰此非名賢其事不經無裨風教
今先務爲急吾知紓民力耳遑卹其他耶公之謀事
向方而敢于爲義此類可見時擬公將有大拜適
仁宗皇帝在位踰年而上賓故未蒙倚用　宣宗皇

帝繼統又五年公七旬有四矣乃乞骸骨歸鄉里無
幾終正寢公歷仕四朝餘五十年氷蘖之操有如一
日不蓄侍妾嘗言酒色財三者吾自保無惑所不能
排遣者氣耳然公之氣亦非世俗挾私以求勝者其
爲兩邑所至民德之如父母每去任則挽留不忍舍
至解脫衣靴以寓甘棠之愛嘗以先塋在八仙臺下
弗能日時展省命工繪卷置行篋暇輙披閱之其孝
思誠切如此

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君士啓墓志銘

楊士奇

陳之先五代時大理評事諱暉自金陵徙泰和始爲泰和人自宋以來子孫蕃盛皆業儒爲詩禮鉅族代有仕者由科目進者六十有一人而至士啓士啓諱雷既以字行遂别字震之其曾祖文瑞元瑞金縣儒學訓導祖存道安遠縣儒學訓導父煥章號萍翁母蕭氏萍翁四子伯士聰洪武壬子鄉貢進士興寧主薄仲士悅叔即士啓季士昜士啓髫齓時已挺特克自樹立甫十歲從學興寧君習詩律已文采英發士

二日舉子業治易經與朋友論議能自立說不蹈襲未冠鄉大姓延教家塾前輩與之辯析史傳寡所推讓父坐累謫遷東中道喪其從者士啟聞之徒步走萬里省侍歲餘置居室及共養所需咸備奉命歸侍母及左士悅理家事時公府徭役悉論產之殷者陳氏產在里中甲乙數士啟雖年少兄弟協力一心必不肯墮人後時與寧亦坐累謫五溪治裝遣人東西寧父兄者嘗接迹而奉母盡孝養既父兄皆代歸無幾父卒終喪永樂元年興賢 詔下邑大夫舉士啟遂遊中江西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 賜進士

出身觀政左軍都督府時成國公掌府事得士啟歆
甚問暇輒就講論古大臣賢將所以事君使人之道
士啟亦樂爲盡誠禮遇加厚召入翰林爲庶吉士脩
永樂大典辯博明敏同列推其老成翰林編修周述
言于 朝除士啟才行有爲有守超擢禮部祠祭郎
中授奉議大夫究習典章謹于職事呂震爲尚書局
官諂附者率得近尹昌隆不爲諂附以罪去之率摘
以死同列以是惴惴士啟獨任直道不苟徇或舉尹
戒之荅曰人各有命吾恭勤於職以聽命耳枉已媚
人以求容不能也呂雖惡之卒不能害丁內艱去服

閩遐舊職無幾陞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啟寬厚愛民於事必盡心而襟宇闊達不察察以為明不責急以責效待下常采其所能而舍其小過妖婦唐賽兒惑衆為亂坐失覺逮繫數月釋復職敷行所部督徵賦不嚴期約民得自便故事集而不擾青州歲歉郡具饑民之數 上聞 朝廷遣使偕士啟如數賑之衆比至而饑民之數倍增使者再議奏俟報士啟曰民命在旦夕若再奏俟報何次間餓死多矣請發奏即出粟賑有罪請自任不敢以累遂偕具奏 朝廷從之所至民有爭訟郡邑未決而伏馬首以訴者從

宓敷語理諭之皆忻服三載考最　賜誥命授中大夫高煦潛謀不軌稍覺士啟適至青州聞之乘夜馳歸語三司同具密奏罪人既得士啟從陽武侯兵部尚書錄其餘黨撫安人民遂同御史給事中清理山東諸郡軍籍之其姦者無所容枉者賴以直蓋為人果確爲政廉平循理而行無所矯拂未嘗務名而所至其民愛之平居友于兄弟睦於親族處人和易愈久而不變宣德六年八月卒于官春秋六十有六

山東叅政左公璒墓志銘　　倪謙

公諱璒字世瑄姓左氏世爲江右南城宦族以明經中永樂甲午鄉試登戊戌進士第觀政都察院辛丑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壬寅丁父憂起復改湖廣道正統戊午陞廣東左叅議景泰辛未九載秩滿陞山東左叅政癸酉以目疾乞致仕天順戊寅得疾終于家公少聰悟好學甫七歲補郡庠弟子員成童母嬰疾阽危徒跣走禱于華葢山北歿哀慟柴毁旣冠從鄉先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經先生見其端厚穎敏曰此吾鮑宣也以女妻之父嘗患背疽時年八十衆醫

冀瘳公已出仕夜耦適以積烟還乃禱于天願以身代忽遇遠督至瘳之後愈人以為孝感為御史時耆奉命接治陝西平反冤濟繩糾貪墨風采甚著代還受勅命進階文林郎封贈父母及室時都御史顧公佐總憲臺綱振風望器待公凡疑獄難決者必以屬之尋督處州銀冶趨利者衆恒弄兵爭鬬公痛繩以法莫敢犯嘗有虎為民害公捕絕之復奉 勅考察浙江官吏激濁揚清旌良斥暴輿論允愜其在廣東時清理軍政姦偽莫售嘗往瓊屋招諭黎蜑悉聽約束漳潮寇發公以兵擒亂者者罪之餘皆釋去廣

寇黃蕭養勢日猖獗公即率兵還討又往廣西徵兵造船以禦之寇平與有功績滿復受誥命進階大中大夫封贈加制其在山東時總督民賦公徵輸有藝賦足而民悅甫二載謝事去其居鄉里北歲荐饑公發粟以濟全活者甚衆鄉人德之公寛裕仁讓和易可親以清約自持不爲斬絕之行歷官中外幾四十稔所至興利除害惠澤在人每思世人飾誇辭而寡實行因號訥菴以自厲所著有訥菴稿辭古淵醇務於析理又嘗編次晦菴刪定古文孝經及春秋旨要藏於家春秋七十曾祖諱明叔元三公府從事祖諱

彬鄉平樂州學正父諱彦彰贈監察御史廣東參議

母周氏累贈恭人

右叅政謝壽傳

謝壽字鵬舉予之子器宇軒豁自幼警敏刻志問學泉以大器期之正統戊午補郡庠生尋領鄉薦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侃侃立　朝務持大體督察鹽課于浙江風紀大振無敢私販者有冢宰子弟怙勢犯之悉置於法併劾罷其官君子壯之時處州盜起奉　朝命躬入賊巢諭散其黨與徐策擒其首獻一方遂寧有文綺寶鏹之賜陞從六品俸尋陞撫州知府至則以興學禮賢擊強暴束吏胥為務復倣立保伍法責保首月報所轄生業及出以某事歸以

某時苟通番爲選者所獲卽保首併四降坐罪郡乃無事考績爲八郡最屬邑并隣封官吏軍民恐遽去郡赴部使者乞留之至五千八百餘人丁內艱轉保定知府嚴明果決吏畏民懷作興學校士風聿變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益感激奮勵誓竭忠貞凡疑獄艱務悉斷之薦之無不當人意者詰進中憲大夫以疾力乞致仕歸恒持禮法自重非公事官府無一迹日惟偕親朋陶情於山水之間暇則携子孫栽花種竹以增園林之勝而已弘治壬子以疾終于正寢壽七十有七

大中大夫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靜菴李公崙墓表

張弘道

公諱崙字世贍別號靜菴臨潼人高祖德曾祖昇昇生祖思忠思忠徙居咸寧生父某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母張氏贈恭人以正統甲子九月生公卒弘治甲子六月享年六十有一公生有穎資年十八克西安府學廩膳生文詞勃勃莫之敢並大為郡守余肅敏公所重嘗贈以詩曾有向闈中識白眉之句以書經中成化乙酉鄉試己丑進士初除山西屯畱知縣屯畱難治在主文吏法上欺官府下虐良善十數年

來獄訟錢糧皆出其手吏供使令官聽調發公至先
得其主文按其奸弊得十餘人悉撻死而縣治始清
法令不撓強梁畏如神明良善親如父母在縣三年
一毫不取聲名四振官燭不點他可知矣至興學校
修禮樂正風俗時婚娶治行為天下第一陞戶部河
南司主事轉山西司員外郎所中在部十二年除積
弊革奸猾錢穀出納一毫不爽一時居部者無出其
右名動京師陞滄州府如府治滄州如治屯田而法
令稍寬詞訟兵甲錢穀無不克舉賑荒救饑所活萬
餘人民不憂旱蝗不入境立茶馬之法定鹽鈔之價

創河橋以免民溺廣積穀以備賑貸撫按交薦聲
赫赫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去任之日婦女痛號百
姓遮道立碑頌德甲寅丁外艱居喪三年不出門戶
內㞐服闋復除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未及丁繼母憂
復廻守制服闋將起而病作不起嗚呼惜哉公貌不
踰中人判大事決大疑重如泰山沛若江河有一介
不取之廉有萬方無敵之勇故近山銘公曰行不媿
影寢不媿衾近山與公同爲李介菴門人介菴關西
夫子也許襄毅亦嘗謂人曰人知李世瞻有伯夷之
清而不知有管仲之才當時以爲的論公於予不甚

教獨嚴擇女配人間之公曰人各有性心各有志非教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則害天性矣女配不良終身怨焉故於平田既觀其行又試其藝曰公輔器也將來必大成遂以女妻之今果然矣人以此服其藻鑑云治道妻祖山東德府紀善田公銘於公爲姊夫嘗述公之良治道得聞焉故知公之詳而表公之切觀者幸勿與納賂而厚誣者同而弗信焉

山東左參政熊公桂墓志銘

公名桂字世芳南昌之新建人也弘治戊午以書經舉於鄉己未進士明年以父喪去服除授大理寺左評事尋陞寺副寺正　武宗初太監劉瑾用事以峻法繩下皆倚　詔條凡藏匿軍丁罪及隣佑五六家以肆羅織部屬承望風旨誣累皆百數十人公建言詔令權宜惟一時可行　祖宗成憲則百世常守乞毋輕變枉致寃濫　上是之由是得免者以萬計脩都御史欲殺一指揮非其罪公駁回五六次將聞于上乃止瑾逆謀敗露黨與洶洶大臣慮有變促成獄

法司多出入璫門下者不無觀望騎牆失措莫敢先發公毅然承之不終夕成招盡得奸逆之情其外慮凶焰如宸濠亦不肯以親王少諱也嘗治安化王獄其夜不收三千人擬同謀併坐家口公曰同謀幾事也株連三千人且及家口慘矣力與辨明所活不下萬人任凡六載巨細務在平反大率類此與午陞徐州府知府在直隸號劇郡民剛好鬬公下車一以安養休息為已任期年而政通乃節諸浮費修橋梁興學校表忠節於教化惓惓焉姚源鄱寇流刧婺源界公焦勞于外多方禽禦徼得安堵治績燁然最東南

諸郡會得海翁紫陽書院舊址乃復于釋氏掄士學
行者唐皐鄭佐胡宗明鄭遠程旦戴鍊黃訓輩八十
餘人講道其中資以供餘又買田千餘畝給祭祀及
來學者為久遠計　國朝守令不撥兵官軍又不得
擅調正統間設民壯為守城計迄于成化又增添之
地方有警則徵發捕還而有司驅迫又有不可勝言
者徽民甚苦之不肯就役公為審丁振定顧役法至
今稱便時冗食日增內供白拔出蘇松常者勢不能
給詔諭聚斂之臣飛派於徽又方新　乾清宮取材
於徽當浙之半公委曲曰上司至於溯泣得減其半

以蘇民用任甫三載優下　詔書旌其賢能進秩中憲大夫推恩父母皆特贈封滿六年丙子陞山東參政徵民不忍其去境上咸樹碑以志思慕至山東分守東兖道一夕河決泛曹州兵備吳副使忽驚覺公晝夜馳數百里往視之水勢甚暴乃齋沐蹈河祭告黜貪酷官吏數人水遂少定得渠塞之嘗謁闕里惟祭器不稱王祀度所費可千金會民有發地窖得錢數百斗來報計之適足用遂命工鑄造規制乃備戊寅賫運至京師貴人歲常包攬利入本色以便侵漁公力言于　上得納輕齎省費不下數萬山東人咸

頌之未幾奔太恭人喪宸濠憾公作劉瑾招狀發其陰謀幸公去遣賊悉焚其居第年五十有八公神氣秀發狀貌豐偉學見本領故剛大之氣經濟之才雖甚韜韞終莫能自晦也惜乎未躋大位而不盡見其設施豈數果有短長耶抑世道之有升降人固莫知其然也公在大理有駁稿在徽有治徽大畧及平生奏疏詩文號石崖稿若干卷藏于家

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張公潛墓志銘

王九思

公張氏諱潛字用昭自號曰東谷其先河南太康縣人也乃以從戍謀籍陝西岷州衛曾祖諱文信贈右副都御史祖諱善封右副都御史父諱錦官至刑部尚書左侍郎侍郎公後徙秦州公復徙華州定居焉乃今爲華州人母淑人劉氏生五男而公爲長生而穎秀清瑩如玉甫八九歲能日記數千言口占詩對答應如流稍長天筆爲文輒吐奇語侍郎公送之學士西涯李公所從受尚書李公奇之甚嘗語人曰

韓退之篤恢張童子不易得也乃今復有張童子也成化丙午秋公十有五歲矣西赴鄉試不偶乃益淬厲自負不凡弘治壬子遼菴楊公督學關中徧試諸生謂關中有三才子蓋慶陽李獻吉渭陽張光世其一公也其年秋三人同舉而獻吉發解云公再試禮部而丙辰春自禮部入對 大廷俱在高第其年冬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出納錢穀關節不通剔抉奸蠹祁寒暑雨無少懈惰部尚書稱其廉能秩滿三載吏部考其績上上未幾擢員外郎辛酉侍郎公告終公解官歸埜三年之喪畢改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正德

丙寅　天子新即位將幸太學側遣官往召衍聖及
孔顏孟三氏子孫會太學觀禮禮部以公應命乃獲
遊闕里觀孔林登太山以望東海爲平生之大快云
未幾擢精膳司郎中凡　朝廷大宴會及宴勞四夷
禮薦節制禮無廢闕費絕侵漁是時劉瑾用事公深
用避匿踪跡不通或謂公曰公鄉人也不往且有禍
公笑而不荅其卓立如此已巳冬擢廣平府知府廣
平附畿內四三年來桀奸肆毒民不堪命乃畿內盜
起流刧郡邑不可撲滅公多方捍禦郡中賴以無事
既乃按行屬邑撫循安輯之省其財力均其徭賦勸

舞文之吏潰久滯之獄申庠序之教興禮讓之俗郡邑熙然治矣逾五年癸酉起擢山東左參政是時工部尚書無錫秦公爲布政使與公皆名士也相得甚歡凡旬宣替倆之務相與諮議而後行人方冀其大有爲也乃明年甲戌考察吏官有忌公者與攻菲之議公聞命浩然西歸曰自求無歉而已又明年乙亥太淑人卒泰州公竭力營葬三年喪畢始徙華州居之公風流蘊藉人也善吟咏工書華州山水佳勝足以自娛又常往來武功與康先生游對客命酒談論古今時事慨然談者灑然如臨浩月沐清風酣容頗清削自從祇乃得五十五歲而卒惜哉

山東左參政王公玹墓志銘　孟春

公姓王氏諱玹字邦丞別號西溪世爲澤之陽城人自幼厚重不凡長承庭訓習舉業補邑庠生聰穎過人一時儕者咸推讓之累試不售公志益篤弘治戊午以書經領山西鄉薦己未登進士試政刑部丁父憂守制居喪哀毀踰禮服除授户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屢承差委臨清德州居庸通太等倉監督收放糧斛所至夙弊一清軍民悦服司農卿鄉城侶公洪潤尊公俱一時偉人少與可者咸以廉靜稱之三載考最獲　恩典馳封如制丁卯太安人卒于官邸公扶

祇憂回安葬先是公以不獲祿養父母爲歉入仕卽
迎養母太安人於　京師曲盡孝敬母氏熙熙然享
天年終服闋歷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尋陞山東司郎
中時逆瑾植權專尚嚴刻同僚多以嚴峻逢迎公獨
持正不阿法司以平恕明允稱瑾惡之欲中傷未幾
公尋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川陝用兵總督軍務左
都御史洪洪公累聞公賢能卽取軍前贊畫多致克捷
洪公甚重之瑾事敗調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巡汝寧
道值巨賊劉六等作亂擁衆號爲雲擾中州勢甚猖
獗逼近汝城人皆危懼况有　宗藩在汝尤爲可慮

公殫心竭力為捍衛之計乃集衆誓曰賊徒雖衆背
逆天道逆天者亡汝輩無懼也我奉命來守此邦死
生與汝輩共之千餘人大遣挫衄奔潰孤城賴以保
全　宗藩獲免震驚衆欲慶功公曰賊雖挫衄首尚
在若不急請兵勦除非特汝城難保恐中原亦未可
保也遂密遣人具奏疏入　天子震怒亟命將出師
屢致克捷雖曰官軍之力公調度之功居多公又廉
知賊黨趙秀為汝人其母久禁獄中即釋之秀罔知
感泣思報適賊首趙璠等七人與劉六等會兵秀急
走報公公督率部下官軍追襲一舍地盡皆擒獲并

金帛等物解送軍門節該湖河二省撫按總督軍務
左都御史彭公報云獨守孤城製抗巨賊其功尤爲
可嘉等語時紀功官吳玉榮者意望納賄公曰竭力
圖報盡職也納賄要名欺罔也吾何敢欺耶時同事
將官皆蒙陞賞有差公止賞白金彩段銀牌等物以
旌其勞無怨尤意無何紀功官以賍敗公功遂不錄
大節愈張禦冦有碑後鑑有錄百官不能泯也甲戌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兼管永平
等衛所州縣屯田詞訟公盡心竭力爲之地方有賴
丙子薊州歳荒公發倉廩賑濟活數萬人時虜冦把

兒孫叫衆犯邊殺害叅將等官公同撫按鎮守等奉

命討平撫按憲臣交章論薦兩蒙綵幣白金之賜戊

寅復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分守遼海東寧道公以

誠信撫之除奸革弊境內肅然時有海西夷人進貢

道經開原守將誣執爲賊盜襟殺報功　天子遣官

按覈公承勘據實回奏撫鎮俱得罪公以剛正不撓

之氣遇事無所回互人多忌之公曰知進知退天之

道也吾以布衣致位三品腰金衣紫足矣遂解組以

歸公忠孝剛正本於天性傷父早逝常懷風木之悲

迎母宦邸曲盡孝敬之道令大冢宰襄垣劉公爲編

修時與公爲同年約諸縉紳皆以榮壽詩章爲賀處
兄弟友愛篤至鄉人以孝友稱許又嘗創建祠堂以
奉四代神主此尤其孝之大者退休林下十年杜門
不出雖鄉飲盛典有司敦請辭謝不赴不爲人囑託
公事有司月敬重之享年七十有五嗚呼若公者可
謂生順死安烈丈夫矣

山東左叅政史公學葬志銘　王鴻儒

正德六年盜起雄霸跳踉於河朔山東數千里承平日久所至莫敢嬰其鋒山東左叅政史公于時視河金鄉羣盜猝至公與僉事杜丙謀曰縣城卑不足恃以守徒死無益遂退保濟寧集兵觀釁乃去金鄉入濟寧邏獲銳士七百餘人指授方略出與賊遇多所擒斬兵勢以振會言路劾公等退避遂繫　詔獄遂皆除名是時陷城比比後多蒙宥而公等獨得重坐蓋　朝廷欲明軍法適會其時也八年春召二子謂曰吾年且六十數已盡矣幽山乾原吾將營樂丘焉

南陽王懋學吾友也今官南都㑹爲我求墓志於懋學吾無恨矣二子驚爲曰大人何爲出此言公曰此常理古人亦有爲之者不足怪也夏四月十五月與客飲散登樓閲書忽疾作遂不起予聞而大驚與公交幾三十年中閒離合不常自忝今命方期胥會以罄平生豈意公遽至於此公之先有諱崇者以功封溧陽侯子孫因家焉父塤以公貴封戶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公少岐嶷齠年賦詩落筆有奇語從兄文晃見而奇曰此吾家異日亢宗子也遂親授以經居半載文晃去世公感其議拔勵志於學時戴恭簡公提

學南畿一見以爲奇士成化丙午舉于鄉丁未中進士第弘治辛亥授戶部主事差典外廠芻牧壽同中官及臺諫欺侵地于南城近郊臨濟通州給旬服田災督儲淮陰一歲當代淮人上書借留從之丁巳陞本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奉 勅總餉遼東時邊庾多虛悉心計度察近裏餘積役弛刑徒川轉般法漸以實邊又奏出京帑庫銀三萬餘兩多買粟豆積塞下爲備未幾虜大入軍賦有餘將士豪健虜不得志而遁已未三載考滿再受 誥命父母與妻並受封壽是年聞父喪明年遭母喪宅憂五年哀毀盡禮甲

丁服闋復除本部郎中乙丑奉　勅理漕事軍民咸
爾綱運不敗清戎京輦不避權近人爲公危之而公
自如正德丙寅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奉　勅總理
邊儲丁卯以例裁革戊辰改福建庚午陞山東左參
政未幾盜起而公坐貶焉公資稟和平溫粹樂善好
賢不言人過勤於問學本朝諸名家文集訪收無遺
下至公文吏牘因時纂錄有關世道無不採摭當代
故實問無不知與人交外無敬慢而中有親疎果其
所厚終身不渝處家孝敬勤儉既歸課耕治田建始
祖廟葺先世祠堂續譜割常稔之田以供祭祀墓凡

數處各定以期仍志于石命宗人世守之其教子懼失其良心恒置卧榻之側逮授室而後畀裘涖官二十餘年廉介公勤加一日爲文渾厚博洽不事彫飾所著有棣溪集二十卷金淵節孝錄溧陽人物記又若干卷俱藏于家

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敖公瑎墓志銘

俞　憲

古人定交以盛衰存亡為節而敦本植倫之士必以此自考見云余自始進持服家居則聞浙中有恤刑而賢者為郎中敖君及後上天官補刑部郎則又聞署中有恤刑而賢者為郎中敖君時君固為郎中恤刑浙中也余恨不及見既君以恤刑竣事還署署中故事僚長貳自公見外壹以齒叙進退別坐而容色言語不免有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君獨脫去凡習衷外一誠無所以長長貳貳者存乎其間以故

僚友多就之初君常勃色余意或魁岸奇辟要耿闊畧不可近而余以嘗知君故方傾心君君規之積旬日乃信余而定交也居三年君遷兵備副使夫余亦尋罹罪譴而君兵備太倉州太倉州與吳錫近邑往來必過余其容色言語加于余者忘其為遷人也余亦自忘為遷人與君上下議論握手嘆時事如在署中時不意別且五年而君逝矣君居官穎達博裕而不為魁岸奇辟之行明潔貞毅而不為要耿闊畧之談所至能任大事持大體頗不為浮俗是非利害所奪初還署會言官論順天鄉試不公法當治無何又

有論甲辰榜大臣不當私其子者　天子屢下詔按
其事君如詔會僚友按治之自侍從而下逮捕者凡
若干人中外恂恂有悸色中官莫測　上意又日令
徒校持手版旁記所按狀以待　上問諸曹有色動
者君按之自如也有詞臣不受訊者竟訊之有御史
不受繫者竟繫之諸所承伏悉具實以報報兩上
天子以爲平也悉是之茲役也以疑似得洗者先後
凡若干人觀於此而君之任大事持大體槩可一已
署中故清約至不能具茗供故事辦之莞庫者或因
而浸淫其費則莞庫者又因而竝覔取歲報之羨以克

君憤曰非法也且知其弊而逡巡之與自趣取等耳乃禁而更與僚友約月出俸錢以給君于財利雖微必慎如此君旣兵備太倉州不逾月州獄失守逸要囚四十餘人入海且爲亂君不白當道亟發兵捕之而海賊素驍突又倚新囚爲援勢張甚君旣撲滅之不妄戮一人先是江防都御史嘗具疏請兵兵不及發而平賊之疏上于是　天子嘉其功錫以金幣君以非大賚賜不敢辭乃以幣衣其母而以金易田一錘用貽衆于其後人君按太倉州不專尚嚴而持法一如署中念已有兄弟交訟者連數歲不能解君爲

置之法其人聞之星馳數百金造君廬求君之弟而浚瀆焉弟乃厲聲叱之令亟去不去且縛于官其人亟遁因以告其鄉人而余親聞于其人者也嗚呼此非操履素定卽吾心有不能自信者况見弟乎又在千百里外非昏暮夜抵門可以自决者也君之平生於此可想見矣君諱璠字貴之自號豪泉居士江西臨江之新喻人

整飭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兼副使贈
光祿寺卿任公墓志銘　徐階
嘉靖癸丑倭夷寇東南于是時天下承平久吏與民
不知有兵革賊至輒奔以潰復菴任公同知蘇州獨
訓練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胄策馬以先之自書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
體不可棄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公
又與其兵同寢食或連日夜粒米不入口或露宿草
莽植立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所得俸直及諸上官之
牢醴悉分與其兵由是兵亦日奮敗賊於上海之八

圍方戰時冦拔劍犖公賴庖人某身蔽公以免公獨被三創既而守太倉以積勞疽發于背公子爾孝請公退郡就醫公叱曰吾誓不與賊俱生幸吾疾愈而賊滅當與若共太平之福否則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而已歸以是語爾母吾不能與婦子訣泣悴榻間泯泯以沒也會報賊至公遂舁疾出海禦之怒濤如山南人習舟者皆震眩失色公意氣徧厲手縻舟師持之賊大敗俘斬百餘未幾又敗之陰沙敗之保山敗之南沙賊望公旗旛颿遁去捷 聞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蘇松兵備甲寅賊犯蘇民爭走入

城聚保而門鑰不得入民相抱號哭聲震原野公泣曰城池視百姓重等耳柰何棄之亟命啟門而謂其守曰賊入者某請任其責活十數萬人明日賊至以計敗之薪門乙卯賊復大至復大敗之斬首六十餘級　詔進公副使　賜白金文綺䌽一子爲潞州衛左所副千戶世襲丁母趙夫人憂部使者及諸士民連䟽乞起公　詔責公大義而特贈公母爲孺人以勵公公不得已受　命明年倭寇平䟽乞終制　詔報可仍陞山東布政司參政以旌其功又明年丁嫡母張夫人憂海内士大夫方望公服闋出爲　國家

排大難立大功而公以前勞戍午疾作遽卒享年僅四十於是士大夫又莫不悲公用之未竟與　朝廷之失士而蘇松之士民則相與爲祠祀公給事中蘇人徐師曾請於　上贈公光祿寺卿然其父老猶相與言曰未足盡報公云公諱環字應乾復菴其號世爲潞安人曾祖增祖仕父翔以公貴贈文林郎滑縣知縣公生正德巳卯幼警悟不凡年二十三舉山西庚子鄉試登甲辰進士知廣平以才優調沙河丁父憂改滑縣沙河當南北之衝疲於役甚公首爲省廚傳罷訴求以次釋冤獄毀淫祠凡所興革必視民所

便沙民大悅其治滑如治沙語具二邑生祠記及德政之碑辛亥徵至京師公之族有與宗室婚者故以例佐蘇州配李氏先是公以其母壓於嫡不敢爲妻請封公歿爾孝以請始特封宜人子男二長即爾孝郡庠生次爾節今襲千戶公爲學先行誼尚名檢始爲諸生時大書壁間曰皆私者無上躬行者無親又曰充海闊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必如是始可以言士故其歷官淸眞介特迥然異於時流而忠義之績在蘇松者尤著

山東左叅政馮公敏功傳　王世貞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也而治漕事卒而贈太僕寺卿予誥尋以公滿叅政考贈祖父爲大中大夫亦予大夫誥叅政法不當贈贈法不當得誥而今得贈及予誥者漕河甫告成　天子大推恩任事臣獨公最久而前後功又最高以卒故惜之甚其被恩澤有大臣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可謂遇矣公諱敏功字元卿其先居海塩以隷平湖已而徙郭中遂爲平湖人王父遂平令俊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擢工科給事中以直諫謫婁更大邑令晉守吾太倉

再晉揚州同守中軍辭罷以公考最封按察副使得
賜如公階者也公生而明穎通古今文務十六補邑
諸生十八從其父太倉與諸生儁異若凌尚書雲翼
徐太僕燒憲副敦張憲副大韶相切劘爲制科業而
不佞貞忝公同齒忝其末公是時秀眉美姿艷筆而
長鶩毋能當者還爲諸生試輒冠其曹偶廢學宮然
大試輒不利時揚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又以其羨
賑宗黨公一切佐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人上公車
報罷已何島寇來逼平湖前是平湖城矣往往多貲
公力而至是役佐其令憑城爲備禦計甚詳寇去而

有授兵乘閒爲虔劉者令以爲倭也懼甚公授甲家衆夜坐立睥睨閒直明而辨兵乃愧退鄉人辟亂入城城人虡不給時臬使方按部中謬傳且逐之寨怵使所公闖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微公幾叵測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策高第明年授禮部祠祭主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坐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伺其歸而責答之相怒甚召公詬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答者何也公止色曰台橫道士耳不答師門下客也即答師門下客而爲師少懲橫者以爲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頓蹙

赤然竟未有以中也尋遷主客員外郎奉 莊皇帝
即位詔而南道遷其司郎中選遷江西布政司右參
議分守南康九江郡公行郡至南豐而潮兵訓者以
餉不足方大掠公召其長好謂曰而與我鄉人也故
爲而言一反手閒名爲賊 天子撤大軍至華秋矣
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悅公乃料倉粟庫鏹次第
給於舟而使一郡作導之避精勇尾之欣惴不敢動
居方議均田而公所部多山高下饒瘠異狀公使善
計丹者周行阡陌間計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爲之平
亭其役賦籍南康未三歲以才舉拜山東按察副使

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决睢寧縣白浪淺而入青陽决者六皆巨新安屯亡决者七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漲爲湖直口而上故河百餘里以南畫爲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民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决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瀰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漸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士共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解衣裙蔽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皆滿水逡巡解公乃行視諸决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閭家口以

西牛弋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民士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長千丈又自茶城隃華咸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通衛漕河之閘者諸經畫版築楗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惟公行之敏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公素壯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黧皴胼胝見者莫辨識始遷河南左參政公於職不專治河而其地與事亦故相關諆擬臣關而喜曰吾可高枕矣而

少年喜事者欲從洳口穿葛墟微赤艮城等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堤爲運道以示奇徼公與議且屬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礓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何而費用之持不可乃務而喜事者意未已別欲鑿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即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柰何恣捐以填無用而勸止數十萬人力也撫按臣采公議以聞時柄相獨擅國前後授指於喜事者怒而下書切責人

或爲公危曰内意堅且實才公以治河顯而弗以治河秘之禍且及公公嘆曰吾豈不念禍爲國家計重耳堅不可奪逆舍公他屬卒加公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稍稍恧沮用廷議罷之然猶謂人爭忝沮洳今又沮肥者何也懲昔鞅掌故倦耶公尋歸蠲獄所治秕糧特久已困不給爲平亭其額募墾荒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念楊州公老病乞休歸朝夕侍湯藥楊州公得公而喜爲加餐亡何竟卒始公失其母劉淑人戚不廢易已失張孺徐淑人易不廢戚然皆在壯時能銷爲之柴燬而楊州公用老壽被

服金紫極園池亭榭之樂其卒也公親視含歛庀祭
當壟日送舟千艘人無感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益
篤羸骨支牀幾不起服除久之爲昔相屬乃從田間
起仍故官改佐漕運公時苦宿痾未平人或難之公
奮曰賴　上恩得治私今不以爲不肖而屬之大寄
吾何忍負且衛者親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爲朝廷有
遂冒暑抵淮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
爲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内河通之御
史大夫王公廷贍疏上得請而公至任其難巨者與
比部羅君共治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公能

工以大集公徑不受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訟
[illegible]訊讞輒至丙夜不休五鼓即起以爲恆率馳督漕
舟自徐而濟凡七晝夜逆皆曠不復省已而稍蘇送
達督漕微劾復出勉治事病浸劇見其婦與子相
對泣猶呵曰人孰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惧叩之
家事張目不荅而趣羅君至日內河成於國計甚利
第太過湖湖善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千數百里魚鱉
矣幸爲別創堤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歸
女却而歸諸官羅君色慘沮謂公堤吾職也毋足多
慮若子幼何以語我我爲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羅

君別而公以萬曆乙酉季夏望日之午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郎伯禮補邑諸生以梲文著

公性孝友楊州公嘗卒遘盜公已冒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劝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楊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咸稱公父子

并州生曰馮公所謂能捍大菑禦大患者非耶淮之人相率而祠祀之也公於居官它功績甚多不志志其治河者於國不爲利則抗悍相棄其官而不之惜利則剩躬盡瘁至死而不爲已真純臣哉玄真之勤

官而水況何以異也乃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而
薄於王延世甚矣之矣

參議

山東參議賈公恪傳 附子定

祥符文獻志

公諱恪字惟恭別號林居子開封之通許人寓居祥符高祖堅宋河源令曾祖思忠元臨洺鎮巡檢祖贇國初鉛山令父麒封陝西道御史公自幼穎敏越人初名籌提學憲副歐陽公哲見而奇之更今名自里塾選補邑庠生刻意問學雖嚴冬盛暑手不釋卷正統戊午領河南鄉試第二名明年登進士第授行人將命四方人皆偉其才丙寅選授陝西道監察御

史丁卯刷山西文卷自三司以及郡縣凡臟老者皆被劾治罪官吏懾服已已勅理浙江銀課時處州冦發戒設備禦民賴以安尋奉 命巡按浙江薦能廉鋤奸頑洗寃澤物克張其職是秦辛未蒙 恩封其父如巳官母妻俱孺人是歲冬丁內外艱服除改江西道兼攝廣東道事乙亥巡按宣府與屯田練軍旅凡失邊之事皆悉心力為之不懈既代歸適英廟復位慎選老成分任方岳 命京職各舉所知東粤許襄敏公彬時翰林素知 公賢乃以薦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召至 便殿宣諭 德意賜寶鈔千

貝為道里費公俊揚屬以求報稱戊寅兼理邊儲遂餉癸未督修関塁林廟具有成績　先是公按宣府督勅委僉都御史李公秉由是有隙成化丙戌秩滿會秉當鍛轉考察遂坐以不謹放歸田里或為公不平公笑曰行裁有命何係於彼乃浩然謝亦與鄉者致仕都御史婁公良鄭公寧方伯丘公陵張公斌參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僉事呂公霖和公維章結社賦詩為樂夏則往遊遺許別墅避炎獻縣林下者十年餘乙未八月卒壽六十有八

子定字仲一別號一菴參議公之仲子也幼耽書有

自得之趣弱冠就鄉試主司閱其文動目然萃迷於鑒別歸枯委心孳勤書不倦成化辛卯舉鄉薦乙未丁外艱戊戌登進士第庚子出刺絳州絳人有屠者僧侶遠出枉請谷中殺之將私其妻不可又殺之乃掠其女以逃事久不明公根株其實詠屠者辛丑大饑疫公參酌古今為救荒八事行之悉驗總憲少司冠何公喬新大加稱賞下其八事於列郡利濟甚博晉地宜棗利絳人饑不得伐棗棗熟饑者仰之何公始入疆問曰絳棗何以獨完民曰使君有約弗忍違耳垣曲絳屬邑有冠聚山澤公乘其新合　健徒雪

夜急搆之獲其魁復從平陽太守李公琮入山撫比
餘黨悉受伐即晨初饑民棄子女轉死溝壑日遣人
伺諸途聚而養之凡所活數百巡按御史宋公德閩
視各有餅餌在握數日民之父母固如是已弘治戊
申丁內艱歸服闋編輯守令政規庚戌復除易州易
多山近畿　內務薪炭所出經樵百年山童林空公
爲立良法民以不罷永樂初始建北都民有獻棗栗
者久之歲以爲常乃列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減其
半甲寅以考最擢山西按察司僉事適巡撫都御史
缺公敷華訪時政公曰如高平鰥逋薪直者田業已

畫滄桃園土中永無出期不若通簡邑民物其丁產稍殷者俾十分出一分償之又欲令州邑簡其民淑慝之梁甚者識以善惡二籍歲終則勾稽其實而誅賞之又言山西稅屬視他省爲少而替代藩封周在焉故卿日滋祿微無極彼解澤晉寶與敎同利三藩之祿畫併鹽粟均輸爲便多見採錄丁巳正月公卒于官得年五十有一

參議張繼孟傳

張少參公繼孟字子醇公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笑亭日觴咏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榷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别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内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

出藏果盃酒三五巡即止諸老宿自公第出輙再見
郡守相謂曰吾儕還張子醇一飯勝他別家盛筵矣
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粤既第登仕揚州府推
官漸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
做得人好特尤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
即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啻爲不
朽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爲殮其子
以訃聞於諸同年在京官者得賻若干金始克襄事
云

山東叅議華巖劉公寯墓志　　吳朝議

公諱寯字振道別號華巖生而穎異在提抱中人已知其不凡長就外傅明詩經精舉子業弘治壬戌遊邑庠正德丁卯與兄孟齋公寂同領鄉薦越甲戌登進士第明年授徽州祁門知縣部民程氏有辟獄已成公訪知其寃翻成案力請兩院脫之養馬之家有強梁奪其驢者成顛疾公得其情追而還之顛遂愈孺學久乏科第或謂學前民房參差官舍傾圮使然公則以學校爲首善之地士類所聚遂捐俸收葺民苦坐派解外軍需公蒞任切如痌瘝在身即爲白當

道征爲稍緩流冦接境委官領義兵遏之賊間道趨近壤公奮臂率民兵扼要害擒渠魁數十餘黨悉遁散士民爲立碑婺源令鈌當道更公署其事婺民歡迎祈民遮泣巳卯陞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庚辰轉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嘉靖改元轉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獄多平反欽天監天文生貧富家有夤緣奪其業者禮部大堂允之郎中賀公縉執法牒公公亦如法斷忤大堂意致禮刑二部上䟽下三法司議卒如公所擬朝議大禮上䟽爭論執政不能破其說丙戌陞山東布政司叅議分守遼東千戸哈英憮罪公

誠心體訪知其寃意活之由此忤世謝事百姓詣察院擊門保留不能及直道難容公又何愧焉時公年正強脫然林泉且日孝友乎家是亦爲政日與兄弟色養太孺人楊逾十年楊卒公居喪哀毀至襄事一思一語及太孺人輙涕泗潸然自是角巾私第不入公門暇則著書立言攄發其平生識見所著有潛夫一班集行于世

按察使

山東按察使石公渠傳　　潘塤

石公渠字翰卿別號天全道人世爲泰州人祖希永高邑令改掌山陽縣學教遂占籍清河縣卜居淮之清江浦公穎敏超卓剛毅老成舉成化乙酉南畿鄉試登丙戌進士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平允守灋歷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兼管糧儲遼陽倉粮腐爛者半首按究官吏奏黜爲民州衛倉[illegible]闒風落膽有改行自新者即加獎籍以勸其進人皆感服在遼陽數年撫䘏官軍禁革奸弊并邊境賴以安

堵擢本司副使改巡他道一日郊行遥見人影出沒林木中近視不見命部卒搜叢林中得頂包僧十餘人解其包有物在焉鞫問之昨宿尼寺殺商人而奪其貨驗尸贓皆伏辜奏毀其寺尼配諸鰥夫癸卯山東大饑奉巡撫牟都御史檄齎銀五萬兩糴穀江南太平府渡楊子江風浪大作舟幾覆人皆號泣公歎神色不變焚香祝曰此行為救數百萬民命渠何足惜神其鑒之言未既風浪頓息載穀而歸上下胥慶分賑饑民賴以全活未幾陞本司按察使審核重囚日有平反察舉貪廉憲體直肅雖老吏進呈文

惴焉莫敢仰覦黜姦猾舞文者數輩令行禁止丁未
會朝　覲考察主其事者頗有宿憾必欲置之散地
先期有聞遂拂衣而歸置萬柳莊奉二親正德丙寅
恩詔進階一級病卒年七十一

山東按察使周公鑑傳

周鑑字孔明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大學士陳循子所爲不法鑑按寘大辟巡其圍發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鑑所至去太墨理枉仍開寶泉墻積水溉田多至數萬頃俾以通考過家行江中風覆其舟僕有周姓者絕木從傍出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齎俸金僅二百敝衣數襲所車囊中驛吏入水底鉤以進鑑緘如故衆驚以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發事董

應軫相友善三人者有雅望縣爲建耆老堂于治右

有大政及事疑而不决者必咨而後行之

副使

山東副使張孟兼丁傳

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　天子詔徵中能士郡縣以孟兼名士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丞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妥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　知也

孟兼爲其所擠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稿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察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斷緣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播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蚯蚓山谷中縱爲人承薦然而後曳左傳而右欲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論謫作鄉人不及官及以赦出從官乃賀孟兼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謁爲卑詞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能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慢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

宋先生言先生尚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遻會上欲用趙偕詮問先生曾見諡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諡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諡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然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躁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厥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

懍如見神鬼闕　朝廷陞訓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
使吳印要建山主僧上親送拜官要用金帛寵之甚
厚印以見知人主自負重恩所少倫孟兼自負其能
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
兼以為印卑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
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
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
使兵民更自至庫貿錢民　而孟兼謂此詔印印擅
行之是違制也將馬入布政司議筵僚吏開罪且言
將上封事言于術其僚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言

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訹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拳至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還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謙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

中寔無怜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率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氏之士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孚大其勢而形畧它人誤矣法雖遇嚴其底于此酷厲有自哉

山東按察司副使彭先生勗傳　葉盛

先生彭氏名勗字祖期別號春菴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後吉州刺史玕始居廬陵山口六世祖司晨少卿少英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始遷今永豐故今爲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人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人聞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

延遊從里儒習以南游大通經術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教以經書純訓誨解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務其任不皆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爲考官舁舟抵廣南界有檷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黄金先生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御史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

吏部以急闕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雄有許宗道
者以醫書爲權要所發囚中傷官民人詐事之按察
副使王增刷卷來卧疾道中許一女孫歆人家而寘
轎於生員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許銜之即以游
氏父子魘魅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爲証遂寘
亨叔父七人重罪俱就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
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生直其誣殆譏先生不
得見一日官吏衆揖增言茲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
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指地
祭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少選

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
以少傅楊公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
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
振起已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
學必以先生爲第一 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
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艮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强盜
咸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楊州安慶知
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艱去起復拔授考
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
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爲私過者有

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
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
先生謂此合從當歷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
過譁然相攻以為行之年久即為例不宜遽更部堂
為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譁者始
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
相繼先生謂法出奸生若不為定規易守將攪撓不
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為之
一清獨趙侍郎者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
誚之先生應之曰昜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狗

時于位非素志也遂奏先生學行雖優疏於吏牘宜調爲郡不報已而竟用閩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己巳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絶島必親歷以伸究宣澤爲己任屢抗攘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者再爲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侮稱之云靈甚學官

弟子恒設祭先生祠至家人詹縣丞有爲之私禱遂
次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焚其火焚之後屢見光怪
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
平生所爲之惡皆可修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
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即減爲惡明
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日齋醮可滅宜理也哉且修齋
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
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毀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
給僧人度牒勅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剏立菴寺修
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拳拳以名教爲事若建寧

胡文定蔡九峯真西山建勅尊賢堂秩祀之官加漢
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
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
為脩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删
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
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
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
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
役誠非所宜乞定議發崇幸其疏入公議是近年增
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
濟南書傳通釋俾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
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
直道大而才高觀其在學校在藩法在考功皆有成
蹟而獨不爲時宰所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
而得其宜則所以發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
者乎昔張于厚淅東按獄明道先生特跣愬留彭先
生則既冒不附吏牘之詆矣乃猶以一祭官之亞僕
僕走塵埃中道老且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
先生亦不遇也哉先生亦不遇也哉

副使鄭公敬傳　　　　　　　　　　　　黃佐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節自持曾無滲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雲南滿考將之京土酋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賂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孳有常祿猶懼弗稱況敢暗昧改節以欺天乎成化丙戌陞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載而鬚髮盡白即自陳致仕歸卒于家年五十八其卒也

叢無以爲欽人皆稱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王和傳 子念附

永平志

王和字以節遷安人成化戊戌進士知館陶縣布愛舉滯再知金壇加謹於昔召入爲御史贈父政爲四川道御史歷巡兩京在南道巡視鳳陽洗剔夙弊劾戶部尚書張鳳在北道劾西廠太監汪直并奏革西廠聲動朝野監試山西號得士解元張潤後爲尚書陞山東海道副使巡察不避寒暑而青州盗平瘁疾卒于官生平廉介剛方不移於時好卒日貧不能歸葬按察使陳璧衰斂百金爲賻始得襄事焉子念字

廷重弱冠領鄉薦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往南京縣令郭穎具六十金爲餽贐堅辭之巡按許翔鳳爲立進士坊謝曰邑民貧矣寧忍爲干斂怨乎竟寢在南京值逆濠干紀監朝陽門城守軍事平賜白金綵幣陞知九江府值濠亂後百務廢毀漸次修復而民不知勞調程番奏開士民生貢額使夷知向化抑土官千金餽而竟寘之法居鄉益以廉靖自守事母具孝養友兩弟推先業畀之惟以餘俸市地百畝自給家居二十七年足跡不至官府絕不言公事惟喜吟詠能鼓琴逢勝日嘉山水必邀客遊朝夕觴咏不倦居喪制行朱子家禮士夫家化之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惟聰墓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羅馬擊劍儇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趍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空室習劍變枕作壘爲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乙酉舉于鄉後屢上春宮或獨行無僕荷杖踦驢患少駭散丙午選邳州知州河瀦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柚棘辟畝歲入倍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決黄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

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埽法卷先於岸上作臺後
齊置兩木於下背環繫索索上作埽卷築之長七十
丈高二丈乃拖木下埽於水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
以草束上齊其隙河則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
公以四十日底均分合工毋敢買佚奏功晉工部都
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廣中北虜大入寇大同兵
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
抽一拔剝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
能挑彈防矢戰車立番號則治武夜則閱壘旗鼓號
令聽鬬相雜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墩斷劃

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含小墩或三
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踴馬騰烽燧不
舉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又深究其病源
移參權貴皆受約束並遂除田稅市牛耕鋤鎛釤鉏
劉給農之具能自具者丁壯與勵歲益田若干頃造
册送府恐防射沒皆公自畫疆界手筭尺寸又欲做
古井溝遂畝澮畎則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改官不
果正德丙寅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備虜而不敢至
公年七十致仕

山東副使王公泉傳　　于楫述

先君諱泉字汝潔正德丁卯鄉舉丁丑進士初授兵部車駕司主事諫　武宗南巡忤　旨與同事者午門跪五日杖有差以外艱歸服闋除兵部武庫司主事以母老乞南曹一職以便親改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晉稽勳司郎中出知東昌府以母老陳情乞便養改寧波仕至山東按察司巡海副使東昌土曠人稀召人開闢編戶有土民逐民之與田稅多寡初無定則而豪猾因得以上下其手富者種無根之地貧者納無地之根先君因民

其豢奉　命爲之丈量先君生長南方洞知量田之弊全由委任不得其人故本以利民而民先見其擾或反有因而爲姦者而民重受其害也選于所屬得知縣張四維等分任其事而躬親按校之司一州七縣未嘗費公私一緡而宿弊頓清均田之後熟地或三四畝納糧一畝荒地或數十畝納糧一畝四方逃移者聞風復業先君身率諸屬存恤安重或爲之處給牛種禁州縣科斂之不時者　本府夫役除高唐恩縣茌平陸路應付外沿河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夫厰每厰歲該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厰舊例

每夫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送府顧募年終送兵備道稽考本府不得與閒惟聊成取全解正身走遞車爲無稽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名影射姦弊百端先君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於應該役一半徵銀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敷給銀顧募務請七年冬合計一年之間以每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裁去銀二兩五錢　河下接遞出給印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閘巷馬公以俟巡按經過縣官送

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師楊文襄公一清與先君書曰涖任以來清簡牧愛士民歸心惟過往士夫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踈及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來旁午安得人人接見之裁省夫役屢有 明旨皆不足恤然亦不可不知在善酌處之而已 郎中劉正一書曰東昌政聲遠播且停止河工一疏活數萬生靈之命部堂諸老甚爲羨服盛公回咨于吾兄則常服于奇徵則攻訐此所以二兄以此敗而吾兄愈有名也前任海道副使馮公時雍書曰海道圖操 璽書所載付之兵

柄責以截殺中軍之設操賊之建爲慮遠也奈何以小說而廢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又云議處車夫等事尤見老成至慮先君往眞率待人坦易而于事未嘗苟同平生不欺人一語坐無箕踞行無左右顧遇意所不可若嚴厲不可犯而度量寬洪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先君生成化丁酉十月初九日終嘉靖癸丑十一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沈公鍾墓誌銘

袁袠

公諱鍾字仲律姓沈氏其先長洲甫里人高祖與宗曾祖以戍祖孟淵以人材徵不就洪武中徙附右衛京師始占籍上元父原本敦德術理以公貴贈禮部主事母舒氏封太安人公兄弟凡五人兄鑑長山知縣治鐸鏞皆出前母舒母弟鎧兵部主事公生岐嶷絕異童時得長山君題秋於棘院見星有好厥好而即悟天道奇究從雲間夏公正夫學凡所為文窮訂數言喜為作吳語曰是即文矣為諸生應天惟堂鼓鳴

乃一出舍古聖賢書詩史無不讀者所業不苟獨異
于時刻天順庚辰分進士曾選林道不赴曰恐言未
足利天下挖懲封圭華請便毋養改南京司扁所居
舍日思古日劬書其中僕人入貢晉參人市物公給
貨至禁之氣敢發岸界司儀制偷　禹夫論聖節六卿
例一人奉表賀時竟恭穀公爲驗部侍郎有所執論
負肯行同官然可否者公從容一言即爲極正莊
敍公為宋宰時知公名欲見之屢使從公借書公檢
付而已未嘗往見蚤吳公公道許友有若章公楙
羅公倫者凡九人故時有十君子之譏陞山西僉事

提學并敏實薦之丙戰起仍舊秩除湖廣理刑兵滿遷提副使提學尋以山東學政不舉特改公往歲餘上書乞休致不許因號休齋以見志書再上乃得報即日南歸年五十七家牢致仕尹公出餞贈有平生負正氣之句既至上元以其子實迎奉居江夏公坦易不事表襮心不留意於私家之有無不省孝友天至宦資入必歸進太安人不敢私從弟未舉時朔望謁文廟必徒行赴部而以所乘馬送之長山君有二子不能養日三餽食逮終其身仕餘三十年一無所干謁兩淮李公嘗謂今之不識相門者公一人耳直

道性成重撲人則和氣藹然聞人善稱道不置雖不解飲酒讌合未嘗不終從學二三省身教大行以一時多材所至詩成帙大書遒勁盈尺覺壁無隙斜在江夏保閒攷古今名集時有批評咏至語世務憂形於色思以齋祭老猶號泣如嬰兒云享年八十有三所著文有思古齋集詩有習隱楚遊等集門生李森收大賦復併刻之總謂之休翁集云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戴君冠墓志銘

樊　鵬

君戴氏諱冠字仲鶡號邃谷先世江西吉水人父諠中弘治戊午鄉試累官至趙府長史娶程氏贈太安人生長子小次即君也君幼嶄然自出謹禮容未嘗娑娑嬉遊長從吾師何子於京師苦學至困疾輒發弗懈是時長史公仕獻縣學君每省覲往來途中口誦不輟途人皆異之數年盡得何子之道嘗試其文曰彼有善不善何子稱曰戴生妙悟諸人弗如也由是名聲籍甚正德丁酉舉河南戊辰登進士第授戶

部主事主事三年憂國用之不足而見冗食之衆也
于是上疏曰臣聞立國以人聚人以財　祖宗以來
百六十年倉庫積蓄未見其有餘軍國經用未見其
不足海內虛耗物力頓屈此何故也今宣大陝西諸
邊軍有警報戶部運送之使相繼告急之不絕加之
北直隸河南山東徐淮之境水旱爲災小民逃亡不
知　陛下亦嘗少念及於此乎臣惟古人論理財皆
務去冗食臣見京師勢要之家子弟家人苟竊爵官
錦衣官舍舍餘次者係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
勝計實皆所謂冗食也若冗食歲運糧幾何百萬斛

入足供所出尚有贏餘近年水旱相仍所入不及前
數而歲支過當槩計此費所費三分之一　陛下何
忍以赤子脂血養此無用乎又曰臣聞兵貴精不貴多
邊軍生長邊土習于戰陣今一遇有警便遣京軍彼
居則惡其奪食戰則恐其奪功焉肯盡其死力也哉
宜退京軍俾回矣宣府兌調官軍三千餘名累經臣
下論列堅不肯從不知　陛下何所顧慮而不從此
乎又曰臣聞天子藏富于天下者也若務鳩聚爲蓄
積之積是匹夫商賈之計比年逆瑾既毀所籍財產
不歸之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廠夫供御之物內

有監局外行部寺不知此庫何所用之疏上大件貶廣東烏石驛丞是爲正德十年烏石居七年種蔬自給谷埗于學宮赴廣州夜行海賊入舟君惶懼投水從行人拯出者三乃獲生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外主道陞延平知府延平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府與出城隸人問何之日直從北路歸爾一郡大驚其戇直如此尋改蘇州數月拜山東按察司副使提學未嘗任遭長史公之喪服闋而感風病積久不起矣

山東按察司副使羅公循傳　　子洪先

先按察府君諱循字遵善貝外公之仲子也爲人魁碩廣顙巨目隆準方頤美鬚髯長尺餘吐聲如鐘性剛嚴慷慨急於義而敢艱府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旦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異已邀與觀劇　劇戲府君紿曰我固畏夜行已而舍外鼓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笑自言得專誦讀十四五爲文章即有纚準長老輒見而奇之於是邑史李公勛許妻以女是爲李宜人李公爲新野訓導

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試爲文操筆立就李公會延二師爲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乃婚新野去漢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務從往來遂留爲諸生白河諸生聞有術人至懼其壓己也嘗惡少爲誣訟府君直之宥罪坐訟者卒不得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務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雞鳴乃能揚文異公一請爲督學使事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比告故則又自會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爲選他年必爲良吏也遂指目以戒諸生諸生皆曰今日乃爲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

不就試弘治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楊公
廷爲其子師已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
者率假貸飾僕馬服今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
時尚書閔公珪侍郎白公昂皆精灋家令諸進士試
閱獄目幾狀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人問所疑有所
詰訟一一取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
已而代長官精獄事莫不當讞遂以刑名聞于時辛
酉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歷東司主京城內外獄
訟號繁冗府名剖決無滯午五月以員外公憂歸丁
予起復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執

上洪及漕宗漕舟糧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賈分
慓暴者陰臧其貲甚則析他舟鹽沒入之諸舟爭道
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
民舟先後次步下入所募鼓役自甲乙持[illegible]往已事
受錢于舟遲發而休幹則復始官府發然常以假日
治隄防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者
三年聲譽大著戊辰代歸選武庫主事缺有力者爭
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爲冢宰謁者請至公曰吾
已得人此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部許公謂曰爾知所
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愧競進者也己巳署車

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　武宗方好
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故嚴其發鑰夜仍伺
防守嚴門柝堠鉦宵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
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在武衛
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
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內降非
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啓倖門
變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
等二十餘人爲瑾爪牙府君黜其管事尚書王敞以
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

敞曰郎中坐為之敝不知泣則又罵曰不能料郎中安用尚書偽敝請曰幸無怒仰更奏矣敞歸召府君怒曰汝後生不悅耶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問汝獨得免乎即攜筆硯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俱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紙書二十餘人投府君府君退召書吏數十人將別為奏上當是時璫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貯自隨也後四日璞收敎撓騎入部曰賢哉向府君宗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此璞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是時

天下被□害盜賊蠭起沿江爲甚辛未春有　詔選
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爲冢宰故知府君
乃爲尉常調擢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敝之後
廩不餘粟藏不餘錢廨無完舍可務就號府君嘆曰
是尚可以應後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洋貲捐官洲清
馭弊核賦金甓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上等自南
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
守府君聞之罵曰是誑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
以空城也乃斧扃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
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

乘城鳴炮鼓令老弱各執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兵遙望不敢逼未幾　朝廷遣四將來將北邊兵大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粮器仗舟艦獄馬犒賞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匿引疾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散供億受命令日昃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就殺者四十餘日髮鬚爲白已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爲守至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彈其方嚴不得騁其郡人貴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搆媵訟文吏公不能辨從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縣殘

破尤甚府君一以寬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其詞以去於是獄無繫縶御史騶見疑之比得以為庶幾囹圄空虛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癸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敕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府君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私販橫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遏其衝乃跡境內諸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為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力舉重及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既與歲給而朔日賑再閱

試試行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爭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山岸城有圮者乃益發其財壘堅石爲壁而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北去積毁數萬鏹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既歸而代者撿爲私費於是武士皆解散去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密雲去京師百餘里與時 武皇帝出遊日至其地兵備官皆戎服捧壺漿伏迎界上有所幸即令前導匹馬行且跋涉中官益從求相遏或以馬箠欲撲公戟必入附中官乞憐乃復附而其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以武斷殺掠

士卒士卒困甚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此若此皆非所堪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 皇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太監張信驕横嘗寄請敕得節制兵備官閣府君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嘗遣其人訪之門者託辭以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

課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粥飯牛豢魚或視春稻食豬秋至耕者告叢草子弟開渠執槧撤篝汗津津下不自止鄉人見者笑曰愈副公乃親農人事邪府君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愈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撤且至府君歎曰吾亦頗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栈舟已行定步又向風波行耶引疾力辭吏部以府君辭甚力因不復強已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微祖宗餘恩蒙 天子擢思何以自處今而後愈爲完人以圖所塞始以進

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為中人養子事以所成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之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日暴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為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罽褐同舍唐君聰尚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辯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

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偽不甚損彼張惡名商得爲士人乎僕始遜謝不及始如白河将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作者約君伴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衆邪試出權道鄧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強入之夜半戶闢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使逗覘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最勇希文何所軒輊

山東按察司副使韓公[illegible]墓志銘

孫陞

嘉靖丁未十月二十三日山東按察副使致仕韓公卒于家公諱淀字守清其先益相州人宋忠獻公琦之後有名亞二者從宋南渡籍餘姚故今子孫世為餘姚人高祖裕七大使曾祖大中祖孟玘父衡娶于鄭以景泰甲戌十月一日生公幼穎異長游邑庠有名儼然治壬子鄉試高等丙辰進士授任縣知縣任土險人猾轉徙者半公加意撫循省刑節費民録是父母之相率歸附縣故有染況當事者往往乾沒公

賊頌積貯以城圯鳩工繕城城完民不知役三載政
成徵爲廣東道監察御史行之日老幼塞衢攀轅
不得行已爲立石紀績乃後盜起攻仁縣城弗能克
民感公遺愛復紀之石繫思焉爲御史首上選正人
崇正學疏　上嘉納之印馬南徵陳馬政二事至今
稱便正德初　上命御史按覈建風戕溪殘淳南盜
肆侵掠督師勦平　賜白金綵幣當是時逆豎劉瑾
擅權欲以覽事自功脅之賄賂公不爲動乃藉他事
罰與逮其在必使公抗持益力瑾矯詔謫前安縣知
縣已又搜舊牘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循卿之迹繫

禁獄甚困將甘心焉踰年瑾誅事白除通州判官稍遷潞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泰州晉河南按察僉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公屢仆屢興馳騖南北至是益志意倦矣上疏乞骸骨會 今上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公乃開別圃植花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咸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年九十有四公襟度高朗視天下事無一可攖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為公憂公則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于

雖乃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公之謂矣陞先忠烈公與公鄉榜聯名友者約爲婚姻後各舉子女乃締盟焉知公特深乃志而銘之

青州兵備副使牛公鸞傳

牛鸞字鳴世獻縣人正德戊辰進士任登都令時劇賊劉六等轉掠山東翔曹濮蹂淄沂所過城邑望風奔潰獨鸞與樂陵令許忠節公逵東西遥應屹若巨鎮鸞尤臨機設變出入鬼神號稱異特賊嘗縱兵圍城三匝鸞日夜距守賊欲兵退鸞曰此特自完計耳不一大創賊必復來乃簡子弟兵及諸亡命躡賊戰大王櫥身被四矢扶創疾鬬賊遂大奔斬獲無算賊自是不復東矣事聞擢按察司僉事整飭兵備青州開郡自鸞始尋遷副使仍理兵務嘉靖初顏鎮賊王

嘗安伏汀施聚衆山谷餘戰困衆脫之紹挺身突入
賊中賊覺驚倉皇大呼賊衆披靡未幾就殄山西屬
五寨賊首賀卿大據山作亂數年不靖紹奉　詔移
兵平之即其地建平順縣累平劇寇登望赫然而
懷奇負氣不能與俯仰落隨態世亦以此嫉賞尊謝
病不起終于家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公鵬傳

張鵬字搏南贛州同知獻之少子幼穎異有志聖賢之學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馬廠劾內官私貸影射之奬計光祿 奏革內官需索奄豎側目猜陷得楊公一淸石公瑤直之獲免監兌湖廣特請勅而行又行奏 請更臣沿河總督漕運至今永賴擢臨淸稅除黃淺餘博本部正郎督餉遼陽復屯沒公鹽課足兵食邊境以寧 武宗東巡權倖朱寧勢焰熏爍守臣懼甚鵬衣冠具劄前陳關有諫回鑾而幾者衆以阻之叱曰事危而默不忠約議而違不

信得請　行在上之值中使奉　皇太后旨促駕旋
事寢居二年乞致仕養親疏三上始獲允遂以刑錢
高稱貯庫而歸嘉靖初起用老成勉強就道抵京時
例先謁執政次朝恭鵬竟不往內閣公平敬銜之補
兵部車駕司郎中退寓僻公日與休公俊諸公講論
心學大司馬王公廷相高其行數到寓所與相議國
是尋陞山東副使時監司能者受賄欲脫一二重獄
酬鉞法不從竟寘按典遂乞致政百姓遮道乞留抵
家杜門不出閭圖書滿西齋游其中有張姓重獄巡
按李公風嘲巡近汪閒浪嘲于鄉皆不答被罪者懷

千金托解屯之走正德嘉靖流賊殺掠墾廢賑濟弓見戕道每月九日聚衆給米行以余活者甚衆龍泉山冦迫縣城賽縣梁隋惶怖幾欲自縊賜力主議固守募兵拒敵賊卒得全遇聖節天變必正衣冠行禮即隆冬不廢觀風使前後薦舉皆以疾辭林下四十載足跡不履公庭年八十歲於書無所不讀尤精於理學作詩文大都平淡不為藻飾俱不存稿殁而吏部尚書李公默志其墓有司祀學宮隆慶元年纂修世宗實錄已經史館移文該省討其病故年月採入立傳

山東提學副使陸公釴列傳

張時徹

陸釴字舉之副使俯季子甫能言母提淑人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日輒數行下爲舉業文精恪典雅大爲時輩所宗巳卯舉于鄉庚辰會試中式辛巳廷對擢甲科第二拜翰林編修讀書中秘益銳志問學盡覽經史百家儕輩素以才名著者皆詘下之尤砥礪名節以古人自期待時議禮諸臣故傾心於釴欲引以爲重釴卒不應其人以爲少巳遂銜之會預修　武皇實錄成進修撰巳而大禮告成議禮者秉樞修銜憾遂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職江

防時其署新設除戎禦停滯文牒皆創為之而餘
議振刷憲度井井諸僚稱相與議曰嗟陸君老吏殆
不如矣已而稍遷江西叅議職司積儲賑能釐革宿
弊令微諸所逋負又削諸郡之贏縮賠物產之登耗
而損益上下之人皆以為便已又稍遷山東按察副
使職專學校自言曰尸祝代庖自今得少展其志乎
乃明章程嚴品式正文體其雕蟲靡麗則黜抑之期
不詭於大道所至致諭孝弟分別義利才儁有為行
者引之若師儒士習為之丕變他如斥異端之祠以
崇祖先哲乃其教之大者山東諸無論志喟然嘆曰

海岱山川之宗也孔孟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惟統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志何可廢遂考古證今補遺正訛窮日夕不懈比踰年志成而我則病矣遂上疏乞骸骨其略曰臣自入東土洊擢憖雖一年而喪女二年而喪妻雙柩在次幼子在抱又不幸有狗馬之疾脈微洪遊焉餘生蹴入不報遂卒我性資溫厚和而不流曰未嘗言人之短而剛大之氣侃侃不阿犯顏咥之戒留無迴足乎坎坷以沒云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日章墓志銘

徐階

公諱日章字尚綱　今天子紀元之歲與予同舉於鄉其明年同舉進士每飲酒酣輒歌李太白所爲梁父吟將進酒諸篇慷慨言曰士君子必有空宇宙超今古之度然後能不動於物以大有爲於時有如登百丈之樓凭欄而望東海攬三山於几席納百川於杯盂斯其爲度也幾矣乎因自號曰海樓後三年拜刑部主事有巨璫誣公欲有所逮捕公曰越百里而逮人非法也中貴人怒以危言恐公公終拒不聽憲

員外郎郎中出知衮陽以才徙長沙先是大溈寇數千人屢招撫叛叛則其所焚掠益甚公曰此我驕之耳遂身督兵往討縛其酋斬若干人降若干人事聞賜白金文綺郡故喜訟稍抑之即肆爲詆誣太守往往貽法以徇公獨不撓至其獄詞則老吏猾胥相環視莫能損益一字由是訟頓息能聲聞四方遷山東按察司副使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　顯陵當是時舟之先後行者以數百計吏之奔走執事者以數千計公私之役遠近至者以數萬計公預籍其數而爲法授有司令餉以人給夫以舟限俟於境者無後

期出於途者無稽程費大省而事集居踰年丁父憂會大計天下吏有忌公者騰飛語中公銓司不及察罷公政士大夫意公素剛必且抗疏自明公笑曰仕宦在行志耳志苟不行卽列侯將相曾不足等海中之一漚其聚與散交於吾前而吾目猶不屑一顧也烏足動吾心哉聯諸縉紳之家居者以爲社日賦詩較奕徜徉林壑間見嗜進者必指其口曰能吸盡滄海之波乎見戚於退者必撫其背曰悲哉溺於苦海乎公守官廉傾其橐得百金作狎鷗亭於所居之後因題所著詩曰狎鷗亭稿當其脫落塵鞅傲睨一世

莫所謂白鷗没浩蕩可望而不可馴者蓋公所謂空
宇宙而超古今之度其隱見不同均之無所動如此
嘉靖癸亥距生弘治丁巳享年六十七

山東按察司副使吳公墓誌銘

孫陞

吳之先長沙湘陰人也自唐荊南節度使帥道以來代有聞人至國初有名受者從戍山西振武衛屯田塞下世籍焉受生廣廣生亨亨生安安生瓊瓊生成化丙午鄉薦仕至山東轉運同知轉運君配趙妊有身北面而生號副公公諱欽字惟德別號鳳山性孝友少敏成時與祖姓烈以老壽任慶母氏省先曾後祖特建君奇其才且不時受尚書於安陽王尹尹閱其文曰傳吾經者此子也弱冠領鄉薦舉進士初

授豊城縣知縣抶奸剔弊均役烏遁涉月境内大治王冠嘯聚于瑞州麻嶺治塘諸寨勢甚猖獗至勤天兵公往督戰相機力敵搗其巢穴總制尚書陳公金巡撫都御史俞公諫巡按御史禹君寶交疏其功賜白金綵幣考最擢守曹州是時黄河下流潰決公刻期築坊為民捍患大學士靳公貴為文紀績于石調守臨清州去之日民遮道攀戀如失慈母留冠履縣之城門臨清兩京咽喉　武廟時中貴出鎮掠買商賈誅求有司需索甚熾公以禮繩之又法制其爪牙始稍斂迹撫按交薦擢刑部員外郎將之官會

江西逆變初靖朝議擇守南昌以屬公地祲民紀
綱凌縱底官尚未備公兼攝之時發宸濠逆狀進久
未上即援筆屬草不終日而定勑下守臣擇宗籓可
續藩祀者　諸王類有請求人懷異議公秉裁決推
弋陽王輿情讋服歲大旱移檄屬邑讞寬獄疏壅務
引咎露禱雷雨大作仍步以歸百姓懽舞郊迎歲復
大稔江隄大圮豐城當其衝南新橫罹其害僉曰惟
吳南昌可任公乃悉力規計不煩財力旬日而大役
告成興萬世利邑人祠之名曰吳家塘云巡按御史
甫公能力薦其賢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徐揚歲

炮酷之禁重桔杻之罰訟獄盜息百姓安堵奉母趙恭人發瞬踊慟絶侍父轉進往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父竟不起哀毀如喪母時先後五載蔬素苴絰衰若遺疾不入內寢服未闋被誣休致中外惜之公獨灑然弗介于懷屏謝聲利陶情詩酒而已于官司未嘗干謁其有裨民事邊防者慨入關白不避嫌疑平生議論侃侃依忠義令人聽之有激烈氣人有大事大疑悄就折衷見恒出於常情所不及無弗駭服而退然為人所忌嫉往往得謗亦以此卒於嘉靖辛丑年僅六十有六惜哉

江峰呂提學高傳　　李開先

呂君名高字山甫號江峰鎮江山在江上有峰而高名與字號因以類取之耳其爲丹徒人也自其父宗美祖經曾祖昂以及始祖子實蓋七世矣母太宜人鄢氏以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九日生君幼即聰慧不凡年十七補郡庠生戊子年二十四舉應天鄉試次年己丑舉進士選授戶部主事即爲堂卿儉菴梁公材所倚重劄管太倉有王鳳李愼太監少監等數人尚未裁革事多齟齬難行君則調停其間弊端翦而公法不廢外而運官旗甲內而經歷倉攢無不仰賴

之者余繼亦有此委與君同事倉務甫畢即相與和詩論文日有長益而楊印徠仲瓊季漳野新芳左石皐思忠王南岷廷黄梓谷華更相琢磨可謂一時之盛也已而改淮南監覘常盈倉初以爲事間可肆力讀書文名由此日起調轉兵部武選司主事値大同戍卒稱亂　勑往遼陽募兵足以壯觀而資任本司員外郎蒙推恩封其父母再陞車駕司郎中時則驛傳積弊不可勝計又勢要求索難支君牓其事于驛門即權力者不爲忌淩刻王公廷相以左都兼尚書臺綱振肅尢留意人才忽一日謂余曰部郎寺屬

中有負盛名而可繼前脩者乎余應以如呂郎名爵者其人矣浚川曰詩文吾所知須政事兼長方是全才余應以取呂正不獨詩文耳未久 聖駕南幸張方山衍慶以都御史被逮乃以浚川帶管清道刊布告示題覆奏章正東駕司事也日夜行一二百餘里如窮三站二百七十里亦即一日行之事體未熟才思稍鈍者即時獲譴況往返六千里閱歷六十日耶浚川初猶閱稿後則惟閱 旨意而已及抵京欣然羨余知人意將薦君于 朝乞大用之以遷官疏不果 上而稱不絕口敷蒙綵幣金帛之賜山東提學

貢缺余初任文選郎推君以副使往奎則行政有要取士無失雖一時有不得意及記題不眞者惟斟酌其平日分量去取之不過刻也士有卓異者拔入湖南書院親自督課講明正學務得眞才兩次鄉試中式者優等居多署臬司印數月雖瑣務且照及之重大事無不結絕者吏畏民服雖積年訟獄悉來告審及訴之撫按願乘時批審者多矣錄文舊多出提學手君之時文精瑩簡當葉御史經乃置而不用顧于二千里外求唐荆川之作而亦不過一半篇錄成以一冊寄余且貽之書曰錄中無僕一字不敢冒他人

之美其間紕繆處必爲禮部之所參駁是又往年
余光也叅先是嚴介溪嵩深恨葉御史彈劾假此報
復之摘其辭之似涉譏訕者以聞　上大怒械致御
史幷藩臬之有職事者繫之獄罪謫有差而御史竟
死杖下臺中悞以爲君從臾之也甲辰外考楊虞坡
博慮其不安言之冢宰許松臯曰呂某歷官行已俱
無異議令次考察毋及之松臯應曰然已而邸報有
名虞坡向松臯扣其由松臯言初擬無事衆御史必
欲黜之恐其曾害道中人豈非究之又究哉歸後日
與南郭錢少叅亮龍酌酒賦詩遍遊金焦諸名勝不

但與世無求亦自忘其曾爲官也十餘年極盡林泉之樂偶感寒疾汗下不快不數日遽卒時則丁巳六月十六日也年止五十二所著有湖南訓規所輯有校藝錄戡定三城錄其江峰漫稿余將序而刻傳于世云

山東按察司副使溫公如玉墓志銘

王世貞

公之成進士至歿凡十有八年爲行人則一使荊襄爲御史則一按鹺吳越再按秦三仍按吳爲按察副使則治海道所至皆卓然有聲績而其卻荊人金也荊人至今能道之其按鹺而場人苦中倭不登課公申飭舊制爲稍通融期限以紓其用立保甲法參而伍之俾人自爲守捜捕姦猾及邏卒之因而牟利者課乃悉驅登頃逾於承平時而公所治繕理城壘禁海圩閘堰數十百計其按秦發自標樹風采至則論

同州守某貪雜令某等貪酷狀迹成例籍有差守令望風解印綬去胥吏大衰一切受法不寒而栗公願來進所以計要訟者前後凡二十事條上之報可公又行制得某大帥罪論使士佐將爲其裨帥不畏大帥而畏威狀蒙動能之至督撫重臣亦有緣而論例者省設吏大惴無敢餉遺以見整治軍軍聲氣俱振而爲亦竟公代無收以入公又上宗藩七事若補祿根括因吏正嚴救飢以先其要者其仍按舉則登熟丁其利便而於職掌兼治大小諸吏有然公并轄相告報毋爲撓溫公三尺爲而公以爲吳所重於天

下者以賦而其利之最大者水則抗疏委能吏夫畝畢毋伏田田毋伏賦賦而不田者勸之田而不賦者蠲之且督諸治河官以農暇開濟水梢梢受職矣公又論罷副總兵一人式吏益戢吳以大治然用事者以公治寨嚴鮮所縱舍而公不安於臺矣其治海道而屬登萊與遼之已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剽掠以自益議調擊之則曉起兵禍勿擊則二郡騷擾無已時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横王世祿之長山斐庚庚之崆峒李承勛之劉公千戶黃汝忠之抗灰諸島招其黨長者諭之

日與若期一月來受署爲良民不者溫公大軍立殲
汝矣衆皇恐感來謁公拊循之爲上書二臺編保甲
給田起稅通互市開關梁禁爭鬬島山彬彬約束比
內地矣屬若郡大旱公齋三日而禱立澍公旣露禱
雨中又以暑故不爲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其民相率
任走告神曰大夫爲民請雨神幸子民而子大夫以
疾非類民令敢爲大夫請命果小閒公念欲不任疾
疾又不任事即自劾歸且就道已而曰吾守土臣也
敢去事歸乎强疾以待甫得請而公革矣然猶手書
諸郡邑毋祀祭毋賻祭吾不而享也時是死而僇我

忠公温氏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谷其先世以戍籍
河南之桐栢王父淮徙籍鄖遂爲鄖人父文林公斯
娶於左孺人而生公文林公之爲諸生甫著也而公
十歲亦補諸生鄖守許某奇公才欲壻之弗果明年
有孫提學者按部試公以爲第二人既見而笑曰吾
欲冠若以若少疑之今果然自是凡再從試皆不利
而亟欲後我先公巡按楚公遂與爲歸及襄陽得文林
公訃慟絕水漿七日而撫喪所撫棺大慟曰天乎誰令
我以一鄉書易吾父也公之舉進士而喪王父淮已
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悸閒疾矣公之

一爲御史三按部又一爲海道皆名持憲其居鄉絶不通官府其居官絶不通家問以故病三月且死而其家不知也公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四十有三世貞曰公妻爲執法大吏所至有聲績豈偶然哉早禱而澍卒以勤死合於古祀法矣乃其臨歿而約束郡邑毋令汙我爲也此何下結纓易簀哉蓋公之舉於先公也差殿而始按吳膢先公屬大故藁葬諸知名士咸自避瞬削門下籍而公走使二百里而來以金助繕墓不佽兄弟蔡三辭而公三進之曰吾爲吾之師而已夫是以無虞於松楸而會 先

帝賜詔洗雪公復從祄中丞澗上書請予故御史大夫贈謚不報不使兄弟以謝公公曰甚愧上書吾爲吾之師而已公之篤於倫理類如此

憲副張先生應治傳

王倬

張應治字體徵號冲泉世居秀水之太平里洪武初其祖張信山通名版籍厥後世以仁壽朴茂爲里中白眉歷至曾祖正生世華華生用是爲封君寛厚仁明人推爲長者少通儒術既而棄去拮据家業舉三丈夫子伯應潮季應淶俱庠生仲即君也君生而姿骨玉立修髯楚楚自幼以穎異名讀書洪洞菴遇異人一見目爲偉器甫十五爲弟子員逾年受知于今宗伯松坡畢公進廩食屢應棘闈志益刻厲嘉靖辛酉遂領鄉薦將入對公車而行橐未充或告君以宿

道宗之可壯行李君取贈曰家世實素倖徼一舉奈何爲此急白封君封君欣然取宿務焚之明春成進士初授行人兩奉　勅往典楚鄒府祭葬事三賁穆宗登極詔君典事之外無私交雖星軺數往一切饋遺拒之不受故制詞有發雋賢科清修博雅宣勞使職奘譽交騰之語再晉南垣君方爲諸生時邇大計議即已慷慨論列知識有過舉輒赤頰相正嘗指心謂余曰使異日酬知遇亦如此矣及授職知無不言不阿權倖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途者疏凡數十上其最鉅者如請正　宮闈除巨璫二事正　寫闈

者當　穆皇帝時　皇后引疾遜居別宮兩都洶洶謂有他變君揪然冠髮上指急捉筆草疏一夕而成纍纍數百言皆骾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　上覽之下　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已而　鳳馭返正閫聖明之轉圜而君之力非眇小也除巨璫者留都內官監邢保憑城倚社實與馮保聲勢相藉侵尅匠工銀三千餘金諸匠控訴無路君受命巡視遂更相懈曰張公來覆盆睹天日矣紛沓陳告一朝而得狀四百餘紙按實將發邢覺急緘金珠珍錯寄遺啗君君益怒趣疏上之邢蘀背輸黨百計謀中君疏持數月

不下時華亭祭君忠縷頌君言第發部議部以官奸當究言路宜申邢充淨軍一如君勘于時內豎憚君風力莫不斂迹初疏未下時省僚有爲君危者君曰言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即談笑赴矣時論以此壯君嗣是復屢劾當塗者俱稱　青朝側科官三載稱職進京秩時以　聖壽蔭輔臣子君具言非制評甚力又以浙鄭拜相未協人望聯疏論列忤意竟除潯陽守潯陽單民雜處君初視篆衛單以乏餉三載脫巾呼噪君查　國初以潯陽安慶均重地合有額餉萬石後以安慶改兵暫撤擬協濟相仍三

十年當事者重于改革君議復初制力陳數四上官難之卒抗言曰天子命臣以專城之寄令撫安嚚悍而阻抑不行當自劾以去就爭耳臺院始上其議天子嘉納衛餉得如初薄地衛民貧乘傳至者無虛日支應者往往罷産君議條鞭于上官民困得甦府治近江巨盜出没君沿江創烽墩分兵戍之更設法緝捕無一敢窺境者隆慶之季江右大侵流民相携入境有議驅之者君詫曰聞流離襁負而至柰何棄之即令發粟以賑主者以未得請爲言君曰賑饑如救焚必待請則往返間已成枯魚矣有咎獨我任之

可也隨至隨給莫不沾濡流民賴以全活者千數學
士多貧者捐俸置義田若干以資饘粥月令博士校
甄以間每從中次第之士彬彬興起成名者甚衆君
豫明方正率下有體僚屬以至五邑之長靡不廉廉
易慮性嗜典籍簿書之暇日賦詩謀甄有欲媚君者
藏金碑記中以獻君覺震怒不旋踵卷斥之人益憚
威名長吏有捐自點者輒自投劾去廉公之譽日起
入覲邑請以例進君悉解去曰古有兩袖朝天者焉
用例爲舟抵潤州輕舸詣家則跪請封君曰兒爲守
無狀無能爲道路資封君又欣然喜乃悉括其羨租

易八十金以行比大計廉能考最令　上面諭曰爾等皆好官朕都知道當盡體朕心恪勉乃職令內臣齎金幣以賜又　命大官劉宴慰勞偹至凡郡牧七人君第二遂超擢臨清憲副臨清當西北孔道軒蓋驛騷且迫邊徼赤白囊交馳君下車首簡部伍汰老弱修城築堡爲偹寄于濬陽州歲以兵戍邊卒爲長守君心知其苦且慮兵力單弱以其衣糧饒裕諭令自輸其羨官爲補助添募丁壯四時番休往戍喁喁呼便而武勇由是益壯遂刊爲定例經畫數月稍稍就理而疾作矣先是守濬陽以多故綜理周悉夜分

不休比時脇下結一核矣行部未竣漸升漸大偶邂
逅官齋捐以告余余曰此奇疾也柰何君拊臂曰余
非不知勞劇然業已委身奚遑自恤弟獨老親在念
耳相視泫然已而竟鞠躬盡瘁以死惜哉居恒恂恂
出而蒞官則英英勃發揮霍振厲體素癯有告以自
愛者君微哂而已至問及廬畝則艴然投袂曰丈夫
無纖毫報稱　國家營營爲馬牛計吾弗爲也故歷
官司憲肅然故廬阡陌仍舊當易簀時從容賦詩有
夫仕不殊君親未報之句　無一言及私何其壯也迄
乎人以驕華膴爲售君獨
以鄉貞節殫素心爲售人以厚豐殖爲售[illegible]漁以守
廉謙茹苦節爲售士固無慚衾影耳售不售何有哉

僉事

山東按察司僉事胡子義傳　　忠節錄

胡子義一名志違刑部侍郎子昭弟也爲辟爲威違訓導尋陞劉府典寶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子昭死避世丹稜劉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碧墓志銘

薛瑄

山東按察僉事崔公卒于官將返葬故鄉其弟理奉公行狀請銘于其兄同官河東薛瑄謹按狀公諱碧字仲玉永平昌黎人大父彥名祖妣齊氏彥名有隱德鄉人嘗被兵無食彥名以其家積粟千餘石貸與之食兵息取券焚棄一無所責償父泚母齊氏生四子長即公次叔琮次叔琳次即理少有美質大父母父母特愛之迺充縣庠弟子員習經史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進士第宣德初拜交趾道監察

御史立事舉職強幹不屈籍籍有聲逮國家推恩例封父得文林郎交趾道監察御史母齊氏封孺人時公大父母俱高年安好無恙父母又皆顯受褒錫公寧衣繡歸省于家祖子孫三世一門壽慶光顯鄉邦以爲榮正統紀元調行在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爲廷臣薦擢陞今職分巡郡屬剔濯奸垢振舉紀綱事以無壓竟積勞成疾以卒正統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矣先是公有疾因念本木人已卒大父父母俱年老在故鄉不得朝夕見愈憂思不置遣裡往迎之旣而大父暨御史君俱弗克來獨母

孺人至公與疾迎郊外相持感泣不已疾遂增華公初娶張氏早卒贈孺人再娶劉氏泰州同知浩之長女封孺人公存日嘗命理之子善聚後已公没理如其命善聚甫四歲幼不任事理奉公柩歸以正統五年四月初二日葬于故里司家庄鸖鳳山之先塋銘曰胡豐其始胡嗇其終命實爲之嗟嗟乎崔公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公彬傳　　李濂

李公彬字以中河南祥符人也祖延中積官至廣西右布政使父謙　勑封文林郎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公性峭直疾惡甚嚴持論慷慨恥浮沉詭隨永樂癸卯領河南鄉薦宣德庚戌登進士甲寅授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正統戊午　命按兩淮鹽法　陛辭上䟽曰禮儀鹺寔天人互成或刮于地或風其水而淮南鹺利寔甲天下其部轉運司正佐官監守財賄責任匪輕宜選廉正之士爲之臣茲行多方詢察有貪黷實跡者必劾罷之乞　勑銓曹此後除補務求

佳士往充其員果有清節著聞一體擢用則人不厭此官而鹾政修舉矣上從之由是諸鹾吏自度不爲公所容者咸望風解印綬去壬戌　勑清戎山西公單車入晉移檄軍司曰某曹究軍旅空乏之由矣寔因本管官朘削影射俾隸行伍者皆羸弱而役私門者皆富健先是止據尺籍勾稽徒勞無益某今惟容於平素投托都指揮等官門下服役者罪之令代羸弱者行伍其自首者宥隱蔽不悛者罰由是山西軍旅填實無復歛給役私門者癸亥丁內艱守制還丙寅服闋改浙江道監察御史、辰擢山東按察司僉

事三載當考績適巡按御史闕員　廷議借楷代巡

按御史決囚景泰辛未入覲　闕下受　勅諭壬申

懇乞致仕歸天順甲申詔致仕五品以上官進階一

級授中順大夫成化戊子卒享年七十有三公嘗自

言曰吾自筮仕以來皆典憲臬讞以平反寬獄振厲

風節爲已任居官二十年未嘗有枉于法者此心敢

對天日云

論曰余聞李僉事仕宣德正統景泰間歷官内外臺

執憲糾違必行其志殆古之所謂剛者歟退休林樾

晦迹養高與參議趙公公璧郎中賈公從矩運司同

知蘇公士英別駕孟公至善布衣趙公仲晦為詩社友偶酬飲燕過從里閈萊羨秫酒絶無華靡纖侈之風嗚呼前輩風流不可復見矣漫識于茲以示邑子

山東按察司僉事劉公時敏墓志銘

林俊

劉氏諱時敏字用行別號素菴曾祖得賢元季避地自平江徙内江之中江居焉傳友義傳鑑是爲公文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曾封安人劉世德隱承德公尤孝讓以栽植有家六子伯氏仲氏有仕階意尤獨公乎異責所必成公亦力取自副年二十五魁于鄉又四年甲申中第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又轉山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兗兗終訟積數百事逮數千人就繫動數三歲公裁決浹月而盡訟爲之衰濟南北

旱先期民禱蠲租平糶藥疾食瘠招流而瘞殍力且
罷獻計巡撫以丞請于　上得發米二十萬石銀四
萬五千兩錢五百五十餘萬民賴全活東人安公公
不柬乎薄也甲午巡淄川疾作猶强歷數縣至長清
與還越七日不起年三十九察使王君琳提學楊君
檢其簡澈袍數襲俸遺無十金

僉事楊用章璡傳

朱睦㮮

楊璡字用章祥符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邪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詔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　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牟都御史按部丹徒以索餽器不得誣以它事免官璡奏辯得白擢南京監察御史郎中李諒以事謫靜寧知州持尚書

黎淳險卑率家人竊取公帑物淳不敢詰璡并劾罷之給事中某等言事忤旨衆懼禍出叵測璡疏救之曰諫官乃 天子耳目若以盡職獲譴則天下事誰復敢言者是 陛下自塞其耳蔽其目也奏入 上悉宥之總制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諸事勘實得旨景罷紘亦致仕璡奏曰景之罪既明是紘之劾不謬也今俱免者何也且紘忠實有大畧不宜擯棄從之隨起紘爲戸部尚書璡又奏建宗忠簡公祠於丹徒如岳忠武杭州故事給卒守墓春秋祀焉 上俱如[illegible]

山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嘉謨墓志銘

許宗魯

公張氏諱嘉謨字舜卿居城南因以自號其先成都人也高祖才甫任易州知州國初謫戍寧夏曾祖景春祖恕父鎮中成化乙酉鄉試仕終山西岳陽縣知縣母李成化壬辰某月某日生公於岳陽比有知即耽心筆研書史舉動頴異不類常兒弱冠爲寧夏衛學生耕讀自力志向遠到乃從故兵部尚書胡公汝礪按尚書爲文奇駿弘治辛酉鄉試中式明年壬戌中進士錄皆刻其試文爲程時岳陽公夫婦老壽八

乃上書請終養得請歸也養備至人稱以孝時乃開門授徒一時英豪多出講下正德丁卯岳陽公卒已巳服闋投兵部武選司主事公家食時稔知武選陷弊事事鉏自檢報吏姦不售選人大快辛未盗起山東侍郎陸公完督軍平剿公與主事王崇獻皆以才畧贊戎務初官軍之東也日尾賊後行止覘賊故賊益猖獗功無所成公乃獻議陸公謂當出奇以邀其鋒奮勢以奪其氣者徒尾其後是驅賊以自戕也何損於賊何益於民陸公然之會賊犯濰縣陸公以偏師命公公提師行一月許按兵不進賊易公不為意

公　其怠也卽夕疾行[illegible]擊大破賊斬首二千級賊
遂奔河南不復犯山東以[illegible]是時從征諸將忌公功奇
公復慷慨談論不自秘由是謡作力請回部未幾陞
車駕司員外郎癸酉蜀盜滋橫　詔起兵部尚書彭
公澤往征之彭公疏請公與行公告彭公曰蜀地險
阻用兵為難今王師西征賊心震恐勢必不支若順
流而下則荆湖之憂方劇矣公若分兵屬僕由漢中
取道以扼夔峽公以大兵取重慶以蹙賊則成擒矣
彭公深然其策後卒奏功如公策凱旋陞山東按察
司僉事兵備濟寧酬蜀功也已而沂州礦盜竊發

宗藩弟戕撫臣疏奏移公兵備沂州公持法厲禁無
避忌由是忤璫　濟郎赴剋十　朝丙子冬逮公下
詔獄在獄數月乃得白然竟由此罷去公既歸退
居城南別業事親教子授徒力田如素士益二十年
不移初志嘉靖癸巳公偶爲詩書壁間云年來慵懶
謝交游日接盧醫扁鵲流可歎明朝更分手短橋新
柳雨聲秋人見之頗訝其無謂不數日卧病甫七日
卽不起凡得壽六十有二平生好書學篆隸行草各
得其妙詩文敏捷亦成一家之言所著雲巖集西行
詩藏于家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君紀墓志銘

王九思

君李氏諱紀字繼之興平人也少年神骨清聳入爲學官弟子受尚書不數年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老于是不得已謁選爲鹿邑知縣鹿邑城役于隍久盜賊橫起竊府庫刼掠富民往往有之君至不兩月先爲築城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徭役撫寒餓勸農桑理獄訟久之民安盜由此息矣乃葺學校課諸生彬彬然考德問業充乎其有得焉久之教化行民俗

成歌頌與矣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謂邑小不盡
其才奏移祥符乃鹿邑之民亦北走乞留未及至而
命下矣啟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爭走攀送有泣下
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涖政財兩年耳而民仰慕之深
至于是德已已猶磨石書其德政爲去思之碑焉君
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爲君慮蓋縣附藩
省令日跨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即訶叱甚則鞭
扑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于獄訟租賦之事
暮夜始據案舉燭了判漏下三二鼓以爲常此非大
有才氣略不作者君于是先其大者急者條畫當爲

者種種行緒矣掃門一錢不入久之猶夫父約束也所轄者從而剛飽之加擧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食以時猶夫供役了理公事也多暇與賢士大夫飲射之若是者三年會 武宗新即位君亦政成于是北上考課既歸之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春巡視通州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閣瑾事敗君以同鄉并左遷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陝西人執雅重君請于吏部得陝西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多棄城走獨陝西以君完今少保大參彭公總制兵馬奏君治行爲河南第一在陝西三年而癸酉秋擢

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巨盜威惠流海濱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叅移臨清南北要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兵備副使開府諸主事供億繁費且盜賊徒黨民凋敝處之亦甚難也乃以委君君出自詳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舉手揮之即迎刃而解聲稱籍甚吏部兩以令事擬君不果踰三年丙子以母夫人艱畢補遷前軍都督府經歷一年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權貴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由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狀遲歸君自曾祖彥才祖英

父書家世爲晨至君以文學與在祥符積晨得勅封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母繼母兩張孺人及配康孺人皆贈封君君入爲御史時瓊尚未顯用事甫一年而君以憂歸于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瓊敗或謂君無故乃一御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曰如李某與平字破不得遂有陳留之役然未久而御史者備酒不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壽享古稀子孫功伏與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以言者之戒

山東僉事楞菴王公燁傳　　王樵

公諱燁字叔孟世爲金壇人自少讀書即以古人自程度刻苦勵行舉南畿鄉試第二嘉靖乙未進士爲吉安推官治獄明恕因事以禮義勸導兩爭者皆悅服建昌缺守攝同知篆甚不可近所司以公視其篆曰彼得王某猶有畏王某得彼當發進成滿遷給事留省風采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數言事皆剴直嘗一叅　忤旨而卒以犯大傑見擯落云嘉靖初　世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於是　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　南北郊親耕

親黨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遂用張桂故事自部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 上睠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尤極佞巧費寀乃宏之弟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于嵩三人者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并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 公在吉安益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叙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材格所無出嵩旨也遂著爲例 公在山東嘗覈御史行部而副使

吳龍道病公入謁御史曰吳副使病甚危不可委之
下人非某往視不可遂辭御史而行至公東藩之僚
猶道之而服其義焉公事親孝然有弟惡於象慈非
可感服非可繩克以是鬱鬱成疾死仕宦有年貲産
不增於其素時婚嫁皆廢多稱貸于人病將蕭然一
榻布被蔽幃邑令因問疾見而深嗟重之近世講學
者競右陸左朱號為於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根本
公非為動曰吾敢斷之曰皆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
無有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同邑范楷于正
親喪三年不入妻室公益敬之終身唐治時雍題直

貲氣公常下之公有讀書之室曰樗菴孫田居公嘗爲之樗菴銘其後學者哀其遺文曰樗菴先生集凡若干卷行于世

趙按察勳傳　　歐大任

公名勳字彝伯姓趙氏先世出宋支裔自金陵戍廣今番禺人也少秀整頎碩長好學博通經史弱冠補郡學諸生嘉靖戊子舉于鄉辛丑銓授江西瑞金令瑞金爲贛小邑隣于閩之汀州使傳旁午供給繁苦泰和安福勢豪多以寄庄優免土著民久患差役貧不堪命公申請均繇始得蘇息節省浮費㪅起學校瑞金素乏之科名弟子員戴汝器公所授經也輒舉中式龍南信豐饑莩載道委往賑濟存活者衆署他邑事一如瑞金循良之聲出于他邑不啻若瑞金民矣

江西巡撫都御史張公岳巡按御史魏公謙吉交章
薦之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
剿莫及賊葉氏世統其衆也嘗設軍門奉給千夫長
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千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十
冲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兩廣都御史虞公守愚
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
兵備副使爵公甲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辦
此賊幕府召問方畧公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剿賊
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
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

大道擁觀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公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公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處公不待奏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公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者是役也不偏一軍不發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非公籌畧隙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縣府奏功論賞戴公特疏薦焉丙午考最獲封父桂如其官母梁氏妻鄧氏爲孺人蓋殊遇也其年適以治行徵入丁未選授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刷覈內守備太監守備國公不理刑務惟人命賊情許兵馬司引案時漸不如制且役辦無名竊盜弊指爲民患公陳五事禁無名之差役革官司之借辦罷竊盜之工價嚴巡捕之考數省引案之煩勞　世宗皇帝下其奏南京守備諸司爲之斂戢武職犯法憲臣縱治波及無辜幾至激變事聞覆議參黜之懲其首惡餘皆省治　上命先之王子遷山東按察僉事巡東

兗濟南二道執法詳明存心忠厚審錄獄囚決配者即還之冤抑者免齊魯之間稱明決焉歲大饑人相食巡視極郵不遺餘力豫檄州邑告賑即發不待報可民賴以生者萬計捄荒之策一如龍南信豐矣僉事三年所巡按巡鹽劉馮孫楊四御史前後論薦于朝甲寅以憂歸遂家居不出公爲名令尹御史而按察尤有聲五十縣卓論者皆惜其位不究德云所著有遺集五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余爲諸生時趙按察以御史歸見棊泉先生先生方授余經離席立侍先生顧趙按察曰御史

好官須做好人趙按察蹙辟伏對曰敬受教袁參議者分宜氏仔也與趙按察有同官強之起曰君但行外舅必能為君地久次可中丞也趙按察謝曰君意良厚第煙霞巳癖身不到長安陌矣夫趙按察砥礪名節如此其得于泰泉先生者豈淺尠哉此可以觀趙按察也巳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五終